

抗戰戲劇叢書之三

# 李秀成之死

陽翰笙著

李  
秀  
成  
之  
死

十四幕劇

著者：陽翰笙



# 李秀成之死

陽翰笙著

1938.1.25初版

1—3000冊

1938,6,15再版

3000—6000冊

版權所有

實售大洋捌角五分

發行人 唐性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總店：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分店：重慶、宜昌、武昌

## 抗戰戲劇叢書

- |   |            |      |      |
|---|------------|------|------|
| 一 | 米(一景四幕劇)   | 洪深著  | 售洋二角 |
| 二 | 前夜(四幕劇)    | 陽翰笙著 | 售三角半 |
| 三 | 李秀成之死(四幕劇) | 陽翰笙著 | 售三角半 |
| 四 | 塞上風雲(四幕劇)  | 陽翰笙著 | 售洋三角 |
| 五 | 古城的怒吼      | 馬彥祥編 | 售洋三角 |
| 六 | 漢奸         | 陳白塵著 | 售洋三角 |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 李秀成之死

## 第一幕

時間：太平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人物：李秀成（忠王）

宋永賢（忠王妃）

宋永祺（貴舅）

黃公俊

劉漢光（指揮）

柳媽媽

柳俊青

參護 羣衆

景：

忠王府中之一大廳——廳前有一敞開的大圓門，門廊上高懸三五紅色紗燈，廊外有白石砌成的平台，台圍繞以乳白色的石欄，左中右三面均有石級可通，上廳之正中，上懸五座紗燈，下置一橢圓形的長棹，棹上鋪着黃緞，中供一巨形古瓶，西側有椅，廳之左右兩旁，均高掛紅絨幃幔，長可奪地；右側邊柴檀架上供着一巨型的耶穌殉難時的十字架像。

幕啓時：遠遠的傳來一陣驚人的巨炮聲。兩參護滿身戎裝，荷槍佩劍的倚立在廳前門外，忠王妃面帶愁容，很焦急的顯得坐立不安，黃公俊與宋永祺均倚立在側

永祺：（吃驚）你們聽！京城外邊曾國荃的妖兵又得向我們進攻了！這幾天來，城外的仗火打得可真激烈啦。

忠王妃：可不是嗎，這三四天來，城外的砲聲差不多就沒有停止過啦！

永祺：（嘆氣）唉，這一次我們可碰到一個真正可怕的敵人了！——曾國荃這個大妖頭，自從佔領了我們的安慶，攻陷了我們的蕪湖，打破了我們的東西梁山，奪取了我們天京城外的雨花台，深溝堅壘的把我們京城死死的圍困着已經快到了，如果我們再沒有辦法把這般妖兵撲滅的話，那我們的天京，恐怕真難保守得住了！

公俊：貴舅！您爲什麼說起這樣的短氣話來了呢！您要知道，只要我們蘇州前線立得穩，站得住，我們忠王自有辦法可以把城外的妖兵掃滅的，曾九那小子，配是我們忠王的敵手麼！

3  
永祺：可是黃先生！您也得知道，這幾天來蘇州跟天京之間，却連軍報都不通了



囉！

王妃：哦！那末你們究竟在外邊聽到了什麼消息沒有呢？

公俊：外邊的消息却很少，我倒還沒有聽到什麼！

永祺：其實消息倒并不算很少，不過說起來會有些令人吃驚就是了！

王妃：那您在外邊到底聽到了些什麼？

永祺：我麼，我在外邊聽到的，也可以說都是一些謠言啦。

王妃：謠言我也得聽聽，請您快說！

永祺：王妃，謠言有什麼聽頭呢，您聽了以後還不是只會叫您心裡難過！

王妃：貴舅！您別管，您說您的。

公俊：貴舅聽到什麼就說什麼，別老這麼吞吞吐吐的。

永祺：今兒我聽到說蘇州前線的軍情大大不好！

王妃：（一驚）怎麼不好？

永祺：聽說蘇州守將“永寬等五王三天將，殺了沈王譚紹洗獻了蘇州城池。豈敢

着數百天兵投降大妖頭李鴻章去了！

王妃：（大驚）哦，天啦，您聽誰說的！真的嗎？

公俊：（責問）貴舅是從那兒聽來的？

永祺：我從玕王府李尙書那兒聽來的。不信還可差人去問問！

王妃：那末忠王呢？

永祺：忠王麼？……

公俊：（阻止他）貴舅！

永祺：（不理）忠王的下落，却直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嘍。

王妃：（驚問）！怎麼下落都會不知道呢？

永祺：有的人說忠王現正率領殘兵退守常州，有的人又說，就連常州也都在幾天

就失守了！

王妃：怎麼？常州也已經失守了？

永祺：據說是失守了！

王妃：那末，下游的妖兵不是也快要逼近天京來了麼？

永祺：那當然！

王妃：那末忠王呢？您究竟聽說起過他的下落沒有？

永祺：說是聽人說起過的，不過……

王妃：那您就快講啦，您對我也老是這麼吞吞吐吐的幹什麼！

永祺：有許多幸災樂福的傢伙在說：忠王也在常州投降妖兵去了！！

王妃：胡說！這簡直是該死的胡說！您是從哪兒聽來的？

公俊：忠王是我朝的撐天柱石，他鐵胆忠心的跟滿洲韃子血戰了一十三年，真不知

掃滅了多少妖兵妖將光復了多少名城故土，他爲什麼突然會想起去變節降妖呢

？這真不知是從哪兒聽來的妖言胡說！

永祺：妖言胡說麼？哼我聽到的妖言胡說還多着呢！

王妃：您究竟還聽到說些什麼？

永祺：今兒早上還有人在驚驚慌慌的跑來對我說：忠王在蘇州失陷的時候，早就已

經昇天了啦！

王妃：（驚極）什麼，忠王已經在蘇州昇天了？啊，天啦！

公俊：誰對您說的？爲什麼貴舅的話越說越離奇了？

永祺：總有人對我說的啦，難道我還被在王妃面前造謠麼！

公俊：那末究竟是誰對你說的呢？像這種不真不實的話都好，好在王妃面前亂說的麼！

永祺：王妃是我的親妹妹，我怎麼不好跟他說？

公俊：那末究竟是誰對貴舅說的呢？誰？

永祺：還不是那玳王府的李尙書。

公俊：又是那專門造謠的老狗！貴舅可知道他們造這些謠言的用意麼？



永祺：我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

公俊：知道就得啦。貴舅應該明白，現在正是我們天國，危急存亡的時候，人心是浮動極了，謠言也就跟着像妖營中的毒箭一般的四面八方的向我們射來，這時候我們需要鎮定，千萬不能驚慌。因為我們只要稍一驚慌，那就什麼事都會更加難辦了。

王妃：黃先生的話是不錯的，不過要是忠王真有什麼不幸的話，那我們的太平天國可怎麼得了呢！

永祺：那還用說麼！我們天國的末日也就快要到來了！

公俊：請王妃安心！我想我們那智勇兼備的忠王，過去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都能够幾次解救天京的長圍，把滿洲韃子的欽差巡撫將軍大帥，殺得落花流水，李鴻章那妖頭，究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本領，能够把我們忠王打敗呢！

永祺：啊，黃先生！你錯了，你錯了！你要知道，我們忠王這次所碰到的敵人却不

單是李鴻章，還有那些拿着洋槍砲的洋兵洋將啦！

公俊：洋兵洋將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去年洋將戈登的常勝軍佔領了我們松江青浦之後，我們忠王提師往救不是像迅風捲殘葉般的，很快的就把那些洋鬼子殺退回上海去了麼！

永祺：照這麼說來，那我們的天國真是很太平的了？

公俊：那可不是這樣說法，目前我們雖然遭遇着很大的困難，可是！我們應該堅信我們是能够把滿洲韃子的妖兵妖將戰勝的，我們用不着恐慌，也用不着害怕！

永祺：你說誰得恐慌？誰得害怕？

公俊：貴舅能够像泰山一般的鎮定，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了！

永祺：（變色）你的意思是在說我不鎮定，是不是？我要忠告你請你以後說話，得說

明白一點！

9  
王妃：（制止他）貴舅！請你別要再說這些沒有意思的話了，好不好！（愁嘆）啊，這

幾天來我的心真亂極了，自從忠王沒有消息來京以後，我已經一連好幾晚上沒有睡着過了，我天天晚上都在做着惡夢，每次從夢中驚醒起來，都嚇得我渾身發抖，啊黃先生！您快告訴我：依您的推測，忠王究竟怎麼樣了？這些日子來，天京這麼危急，天王一日三詔，爲什麼他還不回來呢？

公俊：王妃請大胆的安心，我敢斷定這一兩天內忠王就不回來，也一定會有消息來的！

王妃：要是這兩天內還沒有消息來，我真不知道怎樣可以過活得下去了啊！

公俊：王妃這樣的關心忠王本是理所當然，可是王妃總該知道，像王妃這樣熱情的關心忠王的人，却還多着啦，今兒早晨，京城八門的守將已經有專差到府來探問過忠王的消息了，午後我到大街上去的時候，就一連好幾次被城中男男女女的老百姓把我攔着，他們都很熱情的向我探問忠王的下落，當我對他們說忠王快要回京了的消息的時候，他們簡直狂喜得眼淚都掉了下來，歡呼着跳起就走了，

我深知我們忠王，生平爲人謹慎精明，現在天京這樣危險，主上又那樣愛急，他那還會不回呢，所以我說這一兩天內忠王就不回來，也一定會有好消息來的！

王妃：真一定的麼！

公俊：一定的，請王妃儘管放心！

永祺：我倒不相信，算得那麼准啦！

(突然外面遠遠送進來一陣軍號的聲音)

公俊：(驚喜)聽罷！這不是我們忠王部下的軍號聲音嗎？

永祺：請您聽清楚了後再說罷！

(那號聲愈響愈近，愈近愈明。)

王妃：(狂喜)真啦，真是我們忠王部下的號聲！

(王妃與公俊在驚喜中奔近門前的平台，翹首外望，永祺也冷冷的走了過去)

公俊：瞧，那不是我們忠王的禁衛軍的戰旗嗎？



王妃：真的真的，真是忠王的戰旗。

永祺：在什麼地方？

王妃：略，那兒不是嗎？就在那兒街燈的旁邊啦，您快把眼睛睜開一點，你瞧忠王那些騎馬披甲的禁衛軍已經快跑近那兒來了。

(軍號聲，馬蹄聲，愈響愈近)

公俊：(驚喜)啊，王妃！快請過來瞧，那兒可是我們的忠王嗎？

王妃：在那兒啦？

公俊：略，那兒，那兒，就在那兒啦，那不就是忠王坐下那條精快的白馬嗎？

王妃：(狂喜)啊，真啦，(回身奔到十字架像前，跪下)謝謝天父天兄的大恩大德，我們忠王已經平平安安的回來了啊！

(軍號聲，馬蹄聲，響近了忠王府的門前，羣衆起了一陣歡呼)

永祺：(驚訝)噫，忠王的禁衛軍爲什麼走到這兒的門邊，又拆向那兒去了呢？

公俊：（凝思着，無語）

王妃：（一驚）真嗎？

永祺：怎麼會不真呢，瞧瞧，連忠王的大駕也到那邊去了。

王妃：（翹望）真的，忠王真走向那邊去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爲什麼忠王到了自己的家門口都不先進來呢？

永祺：依我看這其中一定是有什麼蹊蹺！

公俊：依我看，就不見得有什麼蹊蹺！瞧瞧，那兒不是到金殿上的大路嗎？我想忠

王一定是有什麼緊急的事得先上殿見聖駕去了。

王妃：那一定是的（感嘆）唉，忠王真太辛苦了啊！（轉對公俊）黃先生，反正我們這兒離金殿沒有多遠，就勞煩你上殿去探聽，探聽好嗎？

公俊：好的，王妃！我就馬上去！

（黃公俊走了出去）

祺：好，這老傢伙走了我也可以舒泰點了，他立在我的面前真有點兒不順眼。

妃：您爲什麼這樣不滿意他？

祺：不是我不滿意他，是他在不滿意我啦，難道王妃剛才沒有聽到他在板起面孔教訓我麼！

妃：這你不能怪他，他也是一番好意。

祺：好意！有什麼好意！這老傢伙的心肝五臟我都看透了！難道王妃還不知道他是曾國藩兄弟兩人的好朋友麼！誰保得定他這種人不降妖反水！

妃：貴舅！你爲什麼要這樣信口胡說！你可知道黃先生的身世麼？

祺：我用不着知道，我要知道他的身世來幹嗎！

妃：你要知道黃先生對於滿洲鞭子是有家國的深仇的！當明末清兵入關的時候，他們的族人因爲一致起來抗拒清兵的南下，除了他的遠祖一個人得逃出虎口而外，全族的人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全被鞭子兵殺光了！像他這樣的人，你爲

什麼還要說他會去降妖反水！

祺：王妃以爲我說錯了麼！（冷笑）哈哈，要是我們肯多去翻翻自己的族譜的話，也許可以推算得出我們的祖先也有很多是遭了滿洲韃子的慘殺的啦！

妃：您爲什麼總是這樣的不相信人！您可知道黃先生家裡，還有從他那遠祖以來就世代相傳的最珍秘的血書嗎？

祺：血書！那血書上寫些什麼？

妃：那血書上寫着：要他的子子孫孫不准去投考科舉，妄貪清庭的功名！要他的子子孫孫牢牢的記着一有機會須得起來驅逐韃虜替祖先報仇雪恨！所以我們的太平軍一到湖南，黃先生便離開了曾國藩的兄弟兩人跑到我們這邊來了。

祺：因此王妃就以爲這黃老頭兒是一個靠得住的人了，是不是？

妃：像他這樣有家國深仇的人都靠不住，誰還靠得住！

15  
祺：（狡笑）嚕嚕，照王妃這麼說來，我們太平軍中就會沒有降妖反水人了啦！



妃：您這人真彘扭！我不懂，您爲什麼總這樣的不相信人！

祺：（自知失言）請王妃息怒！不是我不相信人，我們國中滿朝的文武配令我相信的人，實在太少了。

妃：（不高興）我真不想跟你多說了！你這個人也不相信，那個人也不相信，怕恐就連我們天王你也會不相信起來了！

祺：天王麼？（稍停，冷笑）從前我倒很相信他。

妃：現在呢！

小：現在却有些令我失望了！

妃：您怎敢說這樣的話？

祺：我爲什麼不敢說這樣的話！

妃：貴舅！您真瘋了麼？

祺：王妃！我沒有瘋，瘋了的不是我，倒是我們的天王，和我們天王的幾個兄弟！

就是那洪氏四王！

王：我看你真想死了！您爲什麼敢在我面前說出這種觸犯天條違背國法的話來！

祺：（狡笑）哼，天條國法！什麼叫做天條國法！從前提起天條國法也許還可以嚇

嚇我，現在却只好拿來唬我們的忠王了，

妃：天啦！我的親哥哥爲什麼也會說出這樣無法無天的話來了啊！

祺：不好，您請不要難過，我問您您可知道，忠王爲什麼回來連氣都不喘一口，就

直接上殿去見駕？

妃：我不要知道！

祺：您不要知道！哼，我們忠王去見了駕後，究竟是生是死還難說得到啦！

妃：（變色）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祺：難道王妃還不知道洪氏四王對我們忠王的態度麼？

妃：我知道，用不着您來多嘴！

你：那末，王妃可知道天王催令忠王回京的詔書是怎樣下法的麼！

妃：豈知道您就說罷！我可不知道。

你：天王在詔書上說：「朕一日三詔，詔你可回京，爾竟敢不奉詔令，究欲何爲？

爾豈欲叛朕降妖歟爾可知朕之國法否？」這就是我們天王對於一個鐵膽忠心的下的詔書，王妃您可聽清楚沒有？

妃：噫，爲什麼天王也下出這樣的詔書來了呢？

祺：是啦，天王都這樣懷疑我們忠王，那就難怪那洪仁玕洪仁發之流要到處說我們

忠王會叛國降妖了！

妃：天王不是很信任我們忠王麼？

祺：信任！天王對於忠王，可以說是任而不信！要是天王真心誠意的信任，我們忠

王的話，那我們太平天國早都不會弄得這麼糟了！

妃：您不能這樣信口胡說。

祺：我胡說！您以為我們天王還像從前的天王麼？回想我們金田起義的時候，我們天王穿着草鞋，披着破衣不怕挨饑受餓，不怕艱難困苦，一手拿着聖經，一手仗着寶劍，揮令我們去殺滅清妖，驅逐韃虜去光復我們漢族的江山，解救我們一般窮苦兄弟們的痛苦。那時候我們的天王是多麼的神聖，多麼的英勇啊，可是自從佔據金陵之後，我們天王的心就多少有些變了，他不聽東王楊秀清的勸告，銳師北伐去撲滅妖庭京師根本却只想偏安東南一隅，來同清庭對抗，這麼一來，天下的局勢也就跟着大大的不同了。

妃：你從那兒找來這麼多的牢騷！

祺：我的牢騷還多着呢（依然說他的）自從天王偏安金陵以來，東王楊秀清被殺了，翼王石達開被迫出走了，回想起金田起義插血結盟的老兄弟們，戰的戰死，殘的殘廢，殺的被殺，病的病沒，現在已經沒有剩下好幾個人了！這十年中間，雖然幸虧還有我們忠王危艱在中挺身而出，支撐了這一殘破的局面，南征北

鄭東擋西殺替我們開拓了幾千里的疆土，可是那洪氏弟兄却生怕有誰要搶取他們的權位，爭奪他們的天下似的，却只知道一味埋沒忠王的功勳，嫉妬忠王的威能，到處掣他的肘，坍他的台，把他的部下調來調去，使他不能給妖兵妖將一個致命的打擊，竟讓李鴻章曾國藩那些無聊的漢奸，從從容容的去勾結着洋兵，來拚命跟我們作對，現在竟連我們的天京也快被敵人四面包圍了，像這種危迫的情形，難道王妃還會不知道麼！

妃：誰說我不知道，不過我却不像你那樣，只曉得灰心喪氣！

祺：是的，我真是灰心喪氣極了！我爲什不該灰心喪氣呢！國家被他們洪氏弟兄弄成了這個樣子，叫我怎麼還能夠把勇氣提了起來啦！

妃：你不能這樣想，太平天國是我們大家的太平天國！不是誰一家一姓的太平天國，要是我們的天國被敵人滅亡了，我們這一些人也就跟着完了，這點道理難道你還不明白麼！

祺：啊王妃！你錯了，你錯了！要使太平天國真正是我們大家的，倒好了，誰不知道，他們洪氏弟兄却把牠看成只是他們一家一姓的啦！

妃：貴舅；你爲什麼又說出這種無法無天的話來了啊！

祺：王妃！不是我無法無天，實在是他們洪氏弟兄無法無天！

妃：我看你真在發瘋了！你說出這些話來，你真不想在我們國內立腳了嗎？

祺：請王妃不必這樣的關心我，我自己的事情我已經早就打算好了。

妃：（大驚）您打算怎麼樣？難道您打算去……

祺：什麼話！你以爲我打算去降妖麼！不的，就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會去投降敵人的！我現在想走的路，却只有兩條！

妃：那兩條？

祺：一條是去自殺。

妃：還有一條呢？

祺：還有一條麼？那便是逃走！

妃：啊天啦！您爲什麼要起這些不好的想頭呢！

祺：王妃！請您別要難過，我真對不起您和忠王，可是我因爲不願眼睜睜的看見我們太平天國的滅亡，不願將來束着雙手慘遭妖兵們的屠殺，所以我便決定了在這兩條路中隨便走那一條路！

妃：貴舅，你不應該這樣想，你不應該這樣想，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去做一個懦夫呢？我決不要你這樣去幹的，您應該聽我的勸告，好好兒的去幫助我們忠王跟那些妖兵妖將苦戰到底！

（黃公俊面帶驚惶之色匆匆走上，他一見王娘，連忙鎮定了一下自己）

妃：黃先生！

黃：王妃！

妃：忠王呢，快回來了麼！



黃：快馬上就回來了。

妃：你到殿上去探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黃：沒有，只在殿外聽到說，今天忠王與主上爭辯得很厲害。

妃：究竟是爲了什麼事呢？

黃：詳細情形不知道，只不過聽到人說：忠王跟主上爭來爭去，後來，竟在金殿上痛哭起來了！

妃：（大驚）哦，忠王是從來不會對誰流眼淚的，爲什麼今天也在殿上痛哭起來了呢？這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啦。

祺：那還用得着去猜測麼！啊，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看看我們太平天國的末日就要到來了啊！（奔走了出去）

妃：（驚呼）貴舅！……………

外間樂聲大作，接着有參護們的步伐聲，王妃黃公俊帶着驚喜，迎至門口侍候

兩側，侍立門外的兩個參護高叫：「忠王殿下駕到！」忠王李秀成渾身戎裝，走了進來，他彷彿雙肩幾担着千鈞重担似的，他雖然在努力的抑制着自己，但他眉宇間還是遮隱不住他緊鎖着的深愁隱憤。

王妃  
公俊（行禮齊呼）殿下！

秀成：（哭視王妃，轉對公俊）黃先生！（步入大廳）請坐！

公俊：殿下太辛苦了，還是請先休息一會兒罷，回頭我再來候教！

秀成：說不上什麼辛苦，我倒想先同黃先生談談。

妃：殿下！您不覺得疲倦麼？

秀：不要緊的，賢妃！。

妃：現在天色已經很晚了，還是先去休息一會兒，再來同黃先生談不好麼？

秀：（搖搖頭）我現在還有要緊的事想先跟黃先生談談。

妃：卽末，就請殿下先去換換便衣回去！

秀：用不着！一個在戎馬中生活慣了的人，戰衣也就早都成了我們的硬服了。

俊：殿下爲國辛苦真算吃盡了人間的辛苦了。

秀：這點兒辛苦算得了什麼！黃先生！一個人只要苦得有意思，苦得有成就，那怕就苦死了，也值得的！

妃：殿下回京，蘇州那邊的軍情究竟怎麼樣了。

秀：蘇州麼？（停了一會長嘆）唉，回頭再說罷！（轉對公俊）據你所曉得的，我們的聖庫中還存得有多少金銀？

俊：？聽說沒有多少了。

秀：還够支用幾個月？

俊：恐怕只够用一兩個月了罷。

秀：聖倉中的米糧呢，還存得有多少？

俊：也不多了，頂多也怕只能够吃兩三個月。

秀：守城的弟兄們呢，傷亡還大嗎？

俊：傷亡雖不算大，可是病死的都很多啦。

秀：彈藥還存得多嗎？

俊：這幾個月來，城外曾九的妖兵白天夜晚都在不斷衝來蕪城，真不知打掉了我們多少子彈，那兒還會有多的來剩呢！

秀：那市面上也一定不會像從前那麼熱鬧了？

俊：當然！做生意的人，誰不怕死！現在曾九的妖兵，重重疊疊的把我們好幾道門死死的圍困着，許多地方城內城外的交通已經都斷絕好久了，誰還敢冒死出來做買賣！

秀：這麼說來，我們吃的穿的和用的，都快要完了！像這樣一座孤城，黃先生！您說：我們還能夠守得住麼？

俊：殿下！這却要看我們城外援軍的情形怎麼樣，那才敢決定了！

秀：城外的援軍麼？漢中扶王陳得才的天兵還沒有打出陝西啦！

俊：我們江浙兩省的太平軍呢？

妃：是啦，殿下！蘇州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

秀：蘇州的城池，早都被郅永寬等八個叛賊，賣獻給李鴻章去了！

妃：天吶！

俊：這真是我們太平軍的奇恥大辱啊！

秀：那八個叛賊，自以為投降了妖兵，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祿，那曉得降去還不到三天就被李鴻章抓來殺了，這就是叛賊們的好下場！

妃：郅永寬不是對殿下很忠心麼？天吶！怎麼他們也會去降妖呢？這真是自去找死啊！

秀：忠心！當我們到處打勝仗的時候，他們自然很忠心，可是，自從這回碰到李鴻章部下的洋兵洋將洋槍洋砲的時候，他們的心理却都發起抖來了！

妃：洋人不也是信奉上帝的嗎？爲什麼他們不幫助信奉同一個上帝的我們，却反而去幫助滿洲韃子來殺滅自己的中國兄弟呢！

秀：賢妃！你真想得太好了，你要知道，滿洲韃子可以給他們的土地，給他們的賠款，給他們的通商碼頭，而且又還可以卑躬屈節的去向他們叩頭賠禮，我們呢，我們却從來就只知道同他們硬碰硬，他們對我們要求這樣，我們不理，要求那樣，我們不從，他們沒有那麼蠢，被他們捏得住的人他們都不幫助，他們那還會看在上帝的面上，會來幫助我們呢！

妃：上帝啊，您應該用您的聖水去洗一洗那些洋兄弟們的貪心啊！

秀：黃先生！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了！我們的天京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座死城！我們如果還想在這兒死守的話，那我們簡直是等於坐在這兒守死了！

俊：依殿下的高見，我們究竟要怎麼樣才能打出一條活路來呢？

秀：活路是有的，那就是我們馬上遷都！

妃：哦！

俊：遷都？

秀：是的，遷都！只有遷都，我們才有活路好走！

俊：殿下不怕天下人心搖動麼？

秀：不怕的！我們只要有計劃有秩序的遷走，是只有安定天下人心的！

妃：那末，京城中的老百姓怎麼辦呢？難道我們竟留他們在這兒讓妖兵來屠殺麼？

秀：不！我們要走就得把京城中的老百姓通通帶走，把所有的資財糧食通通搬開，

好的房屋通通燒光，無法搬走的兵器也通通毀滅，像這樣，即使敵人就佔到了

我們的天京，也等於奪得我們一座空城，那他們就拿去了，又有什麼用處呢！

俊：殿下這種高見，曾經對天王奏請過沒有？

秀：奏請過了，我今兒回京連家都不先回，一直就上殿去見駕，也就是爲了這件事



啦。

妃：殿下剛才可是怎樣對天王奏法的呢？

秀：我剛才在殿上對主上說：「陛下！我們的國家現在實在危在旦夕了！上游曾國藩的妖兵正在源源不斷的向我們天京奔來，下游的蘇杭已失，李鴻章部下的洋兵，取了我們的無錫之後，現正探着排山倒海之勢，向着我們的天京邁進，城外曾國荃的妖兵，已經死死的圍困我們快到兩年，自從佔了雨花台，便斷了我們甬城的道路，佔了江東橋又塞着我們的西門不能行走，現在七元公橋又失，那曾妖一面在下關嚴頓重兵，一面更深深的挖了一道長濠，把我們東南西三面圍得水洩不通，天京四城周圍雖有百餘里之遙，現在却只剩下神策門和太平門沒有陷困得妖兵手裏，城外的糧道斷了！援兵絕了，城內穿的布疋沒有了，食的糧草快完了，用的彈藥不多了，滿朝的文武，老的老了，病的病了，我們的天京就日下的情形看來，實在已經成了一座死城！因此，現在只有請陛下乾綱

立斷，趁着天京還未合圍，立刻下令遷都江西，然後再率領江浙兩省退走的六十萬衆，傾全力去經營湘贛，這樣才進可以佔武漢窺中原，跟現在漢中的扶王陳得才的百萬之衆相聯結，退可以據湘贛下兩廣，再同滿洲韃子拚一個最後的勝負，陛下如果現在還想堅守天京，結果恐怕滿城的兄弟姊妹都會跟着這一座死城同歸於盡了！」

俊：主上是不是採納了殿下的奏議了呢？

秀：（對王妃）您說呢，主上是不是會聽我的話？

妃：照理，主上是應該聽殿下的奏請的！

秀：唉，主上那兒會聽我的話啊！我剛一奏畢，主上就氣得大發雷震，他咬牙切齒的指着我罵道：「朕奉天父上帝聖旨，得天兄耶穌下凡救助，作天下萬國獨一無二真主，你想走你走你的，朕鐵桶江山，你不扶助不愁沒有人扶助，你說城中無糧，天父天兄自然會跟我們甘露吃，你說城中無彈無藥，天父天兄自然會

跟我們天槍天砲同妖兵打，你說城中無兵無將，你難道還沒有瞧見天父天兄跟朕的天兵天將却多過於水麼！城外各路奔來的妖兵都是自己跑來找死的，看看他們就會被打進地獄裏去了，你還怕他們幹什麼，你怕，你儘管走你的，不必再在朕這兒多嘴！」

俊：哦，天王竟會對殿下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妃：天啦，難道是魔鬼迷惑了主上的心了麼？

秀：我一聽主上這番言辭，真像利刃刺進了我的心窩一般，我的肝胆都痛裂了！我想，我李秀成自從金田起義以來，自動的焚燒了自己那幾間破茅草屋，帶着全家老小從一個小兵小卒幹起，跟滿洲韃子的妖兵妖將血戰血鬥一直苦殺了十四年，真不知受了多少槍傷，流了多少血汗，整整的十四年來，從沒有好好兒的睡過一次覺，好好兒的吃過一頓飯，安安心心的休息過片刻兒的功夫，爲着要實現我們太平天國的理想，我總算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對我們主上也總算盡

了我赤胆忠心的恩忱了，誰想爲了要極救我們國家的危亡，竟被主上責罵到這樣地步，我當時真是痛不欲生了，我前進一步路在主上的脚下，懇求主上，如不聽我的奏議，就請立刻將我一刀殺死！

俊：殿下這樣忠誠，主上總應該聽殿下的奏請了。

秀：我的愚忠那兒能够打消得了主上的偏執，他一氣就退朝了，我只好合着眼淚，退下了殿來，滿朝的文武兄弟，見我這樣的心傷，都紛紛的跑來勸慰我，要我依從主上的旨意，不好隨便出走，我却顧不得那麼多了，我大聲的對他們說：「我不是故意同主上鬧意氣，如果弟兄們不願眼睜睜的看着我們太平天國的滅亡，就得依照我的辦法走！大家一塊兒再去同主上爭論去！」可是黃先生，您說，誰還有那麼大的胆識敢跟着我去同主上爭呢！

俊：主上素來明察，爲什麼這次竟這樣的偏執起來了呢！

妃：難道這真也是天父天兄的意旨麼？

秀：賢妃！現在不是談天說地的時候，主上就被滿嘴的天父天兄害了啊！請問城外

四路殺來的妖兵，真是我們開口天父閉口天兄所能嚇得退的麼！

俊：殿下！除了遷都而外，難道就完全沒有第二條活路好走了麼？

秀：沒有，簡直沒有！我們要想死裏求生的話，只有照着我的辦法走！

俊：可是像主上這樣的固執，殿下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秀：我還有什麼辦法呢，除掉了陪着滿朝兄弟姊妹坐在這兒守死以外，我實在想不

出什麼辦法了！

妃：殿下就不可以坐鎮金陵，等待陝西陳得才和江浙各路的援軍回救天京麼？

俊：那可太渺茫了！陳得才現在漢中，得突破四省的妖兵，經過數千里地的長途跋

涉，才能達到金陵，江浙各軍，正遭遇着洋兵的八面襲擊，有些已經開始退到

江西去了，那兒還有力量來反攻呢，這些事情我早在常州就深思熟慮過了，現

在我們如果還不趁早走，將來四城合圍，那末滿朝的兄弟姊妹，都只有變成

中之蠶了！

俊：可是難就難在天王不想讓城別走啦！

妃：天父天兄啊！難道您就眼看着我們滅亡，不救助救助我們，指示我們一條殺妖的道路麼！

俊：（焦嘆）唉！我們究竟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使主上回心轉意呢？

秀：黃先生！方法我是早已經想好了，您請別要焦急！

妃：殿下打算怎麼樣？

秀：我打算明晨一早，帶劍上朝！

妃：（一驚）帶劍上朝，殿下想幹什麼？

秀：我要去實行哭諫！我想用我的愚忱，用我的熱淚，再一次去打動主上的聖心，如果主上還不採納我的奏議，那我只好將劍奉上，請主上將我殺死！

妃：這可不是好辦法啦！殿下！

俊：殿下是我國撐天柱石，主上怎麼會殺殿下呢！

秀：如果主上不殺我，那我只好堅請主上准我出京，再去率領城外各路天兵來解救

京圍！

俊：殿下想錯了，主上一日三詔，催殿下回鎮天京，好容易才把殿下催了回來，主

上怎麼會放走殿下啦！

秀：主上不准我走，我也得走！

妃：那怎好這麼做啦！

俊：這麼一來，殿下豈不犯了抗命之罪了麼！

妃：殿下不怕那洪氏四天王會說殿下要謀反麼！

秀：我可管不到那麼多了！我爲了要救天京，我才抗命外出，我還怕誰說我謀反不

謀反！

俊：殿下千萬不能這樣做！現在京中的人心已經慌亂極了，大家聽說殿下已經回京



，都歡喜得流下熱淚來，如果殿下來而又走，人心一定更會慌亂，那我們的天京，真會亡在旦夕了！

秀：您們以爲只要我不走，天京就會守得住了麼！

俊：只要殿下肯坐鎮天京，我們相信天京一時是不會陷落的！

妃：殿下您爲什麼要這樣的堅持呢！

秀：您們都相信我會有這樣大的本領麼？

俊：非但我們是這樣的相信，主上也是這樣的相信，滿朝文武也是這樣的相信，滿城的兄弟姊妹更是這樣的相信！

秀：可是黃先生，你叫我怎麼能夠從這一座死城裏，殺得出一條活路來啦！

俊：殿下不應該這樣想！

秀：情勢如此，黃先生，我就留在這兒，也不過多拖遲一些日子罷了！

俊：難道殿下會不明白我們天京多存在一天，就有多存在一天的好處麼？

秀：可是這總不是辦法吶，我們爲什麼看着活路不走，看着光明的前途不走，一定要在這兒守死呢！

俊：殿下，天王要這麼辦，我們怎好違背他的意旨啊！

秀：是的，我不能違背天王的意旨，我不能違背天王的意旨，我違背了天王就是抗命，抗命是我們的國法所不容的，我爲什麼要那麼做呢！我不應該那麼做的，（痛苦中憤嘆）可是，我不那麼做又怎麼辦呢？我能忍心看着我們這天京的陷落麼，我能忍心看着我們天京的城破後，滿朝的兄弟姊妹慘遭妖兵的殺戮麼，不能的，那是萬萬不能的，我應該把我們的國家帶到活路上去，把我們滿朝的兄弟姊妹帶到活路上去，活路不是沒有的，遷都江西，那兒分明就是我們光明的活路麼！可是我們的天王却不願意向活路上走，寧願在這兒坐着等死，這可叫我怎麼辦呢！（長嘆）唉十四年來，我個人在出生入死的戰陣中，碰着的困難總算够多了，然而那是我的敵人給我的困難，我却從來沒有被那些困難壓倒

過，但是這回却不同了，這回把困難加在我頭上的，並不是我們的敵人，却是我們自己的主上，我不能違抗他，可是又不能不違抗他，這可叫我怎麼辦呢！

妃：殿下，黃先生的話是不錯的，天王的意旨我們怎好違抗呢？天王要我們怎麼樣做，我們只好跟着他怎麼樣做，天王是天父的第二個兒子，他的見解也許就是天父天兄的見解，我們違抗他不就是違抗了天命麼，別的事都好做，我們怎好違抗天命呢！

秀：天命！天命！難道天父天兄會命令我們坐在這兒等死麼！國家在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天王不去仔仔細細的明察天下大勢，不去平心靜氣的考量考量敵我兩方的情形，却一味的坐在深宮中，談天說地，一味的依賴天父天兄的天德天威，我們天王沒有想想：曾國藩李鴻章們從四面八方殺來的妖兵妖將，豈是我們一天到晚號叫着天父天兄所能嚇得退的麼！

（外邊遠遠的傳來一陣猛烈的槍砲聲）

俊：（一驚）這又是曾國藩的妖兵在轟城了！

妃：今天外邊的情形不知打得怎麼樣了啦！

秀：貴舅呢？他上哪兒去了？外邊的情形他總應該知道啦！（對外高呼）承宜：

（一承宜入）

承宜：（跪下）殿下！

秀：快去請貴舅來！

承宜：是（退下）

（外邊的鎗砲聲在繼續的猛轟着）

（片刻的沉默）

秀：（很鎮定）貴舅近來的情形怎麼樣？精神還好嗎？

妃：不大十分好。

秀：爲什麼呢？

妃：他不曉得從哪兒學到那麼多的牢騷！

秀：現在是我們亂發牢騷的時候麼？

妃：是啦，我也這樣的勸過他，可是他總覺得他自己很聰明的樣子，誰也勸服不了

他！

(承宣匆上)

承宣：稟殿下，貴舅不在書房裏。

妃：(驚疑，插問)哦，他上哪兒去了呢？

承宣：不知道，將信呈上，這是貴舅留呈殿下的一封信。

妃：你從哪兒得來的？

承宣：從那兒的書桌上。

妃：嚶呀，恐怕他……

41  
秀：怕他怎麼樣？(急拆閱書信)……哦，貴舅竟然偷偷的一個人逃走了！

妃：（大驚，連忙奔過去，看信）逃走了！逃到哪兒去了呢？

秀：（怒）誰知道他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妃：（悲憤）這真是我們的恥辱啊，您瞧，他人逃走了，還要在信上發那麼一大堆牢

騷！

俊：（長嘆）唉，貴舅這人真太自作聰明了啊！

秀：如果我們的弟兄們個個都像貴舅這樣聰明，那也用不着曾國荃天天從城外來攻打我們，我們太平天國也就早都完了！

（外邊槍砲聲又起）

（指揮劉漢光驚驚慌慌的匆匆奔至）

劉漢光：（跪下）殿下！現在的局勢更加不好了！

（王妃與公俊大驚）

秀：（嚴肅而又鎮定）劉指揮，不要這樣的拘禮了，請站起來說！

漢光：（起立）剛才得到各路的軍報，說洋兵已經佔領了我們的金壇，常州丹陽危在旦夕！浙江的温州台州衢州海甯也全被左宗棠奪去了，陳炳文汪海洋的天兵，據說正在準備向江西敗退！

秀：還得到什麼軍報沒有？

漢光：還有就是城外曾國荃的兵，今天自晨至申，拚命向我們猛攻，我們城外的燕子磯高橋門九洲洲的營壘也全都被妖兵打破了！可是自從黃昏時分，城內城外的弟兄們得到殿下回京坐鎮的消息後，大家的勇氣都頓時增加起來了，現下正在各面開始向妖兵反攻！（外邊槍砲聲續起）殿下請聽啦，那外邊響過來的槍聲不就是說明我們的弟兄們正在同那兒的妖兵拚死血戰麼！

秀：像這樣的弟兄們，才不愧是我們的好戰士！

妃：啊，那些英勇忠誠的弟兄們，真太令我感動了啊！

43  
秀：難道我就不受感動麼？



俊：我看殿下是不能不下最後的決心了。

秀：我下了最後的決心以後又怎麼辦呢？現在各路的妖兵已經越逼越近了，假使天王還不聽我的話的話，由下游的洋兵追到，四城一合圍那就什麼都完了！

漢：殿下只要一肯留在這兒，妖兵馬上就會被我們擊碎的，那些妖崽子還敢想來合

圍麼！

秀：你們以爲只要憑着一時的勇氣，天京就可以長守得住了麼！

漢：爲什麼守不住呢！只要有殿下在這兒指揮調度，還愁那些妖兵妖將掃滅不了麼！

秀：劉指揮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也看得太簡單了！

俊：可是殿下，依我看來，天王是更會不准殿下離京的了啦！

秀：我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把我硬留在這兒，就能救得了天京麼！聖上一生英明，

爲什麼偏偏在這樣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竟會忽然失去英斷了啊！

妃：難道我們天國的末日真會到來了麼！

（忠王府前人聲鼎沸。）

（從大聽中望去，透過平台，可以瞧見羣衆高擎着的火炬和紗燈兩相耀映的紅

光）

（承宣匆匆走入）

承宣：稟殿下，府門外有上萬的老百姓，請求面見殿下。

妃：（驚）有什麼事嗎？

承宣：不知道。

秀：快去讓他們進來見我！

（承宣匆匆走出）

（王妃公俊劉漢光擁着忠王奔至門邊，無數羣衆擁上台階。）

（台階之下，只見萬頭鑽動，空中亮起一片紗燈和火炬的紅光。）

〔嘈雜的人聲突然靜了下來。〕

〔一個六十餘歲的柳媽媽扶着孫兒柳俊，青身後跟隨着三五個人走進廳前大門，一齊對李秀成跪下〕

〔羣衆齊聲高呼：「殿下！」〕

秀：你們有什麼事嗎？（忽然看見跪着的柳媽媽，連忙去扶她）啊，老姐姐！快請起來！

柳媽媽：我們大家對殿下有一個請求，要使殿下不答應我們的請求的話，我們是不會起來的！

秀：你們不站起來，我就不聽你們的話了，大家快請起來！

〔秀成扶起柳媽媽，衆人跟着立起〕

柳：〔含着熱淚〕殿下！現在我們的京城是危急到了萬萬分了，萬一我們的天京一被妖兵打破我們這兒的幾十萬兄弟姊妹都全會被敵人慘殺光的，平日殿下是最愛

恤我們的人，到了這樣危急的時候，難道殿下還會讓那些妖兵攻進城來殘殺我們麼！我想，殿下是一定不願這樣做的，殿下一定會有辦法把城外的妖兵殺滅的，因此我們大家一齊來請求殿下，不要離開天京，不要離開我們！

羣衆：我們請求殿下率領着我們去殺妖，指揮着我們去活捉會國藩那個無恥的漢奸，走狗！

柳：是的，是的，請殿下赶快率領着我們去殺滅城外的會妖！我現在雖說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不能打仗了，可是我的孫兒俊青他却還正年輕得很啦！（拉着俊青）來，俊青！我的好孩子！你快到殿下的面前去跪下，請殿下領你去守城殺妖，你記得嗎？你爸爸是殿下的部下，你媽媽也是殿下的部下（淚落）而且你爸爸和媽媽都是跟隨殿下到杭州去殺妖昇了天的啦！

俊青：（跪在秀成面前）請求殿下率領着我去殺退城外的會妖！

秀：（撫着俊青大受感動，他在痛苦中凝思着，無語）

漢光：殿下！老姐姐剛才說的話，也是這兒守城的弟兄們要說的話啊！

妃：殿下！快點答應我們罷！你瞧，這些兄弟姊妹們的熱忱多麼令人感動啊！

柳：殿下！只要你一在天京，妖兵們是休想來攻破我們的京城的，如果殿下又要外出領兵，那我們全城的幾十萬兄弟姊妹們只好跟着殿下走了，就是我這個兩眼昏花的老太婆，也只好跟着殿下走了啊！

秀：（內心仍在交戰着，）黃先生！我們爲什麼不把這兒的幾十萬兄弟姊妹們帶着向活路上走呢？

俊：殿下！那樣一來，天王真就要說殿下犯上作亂了，你怎麼好那樣去做呢！

秀：（痛苦之至）是的，我不能那樣做，我不能那樣做啊！

羣衆：請殿下不要離開我們！赶快率領着我們去活捉會妖！

俊：殿下！我實在不忍看老姐姐站在那兒流淚了，請殿下快點答應他們的請求吧，瞧那兒站立着的弟兄姊妹們是多麼的熱望着殿下最後的一句回答啊！

欢呼聲

火炬

秀：（很爽朗也很堅決的昂起頭來）好，兄弟姊妹們我誓死也不離開天京，誓死也不離開你們了，你們的堅決英勇，是一定能够殺退敵人的進攻的，現在大家得把必死的決心拿出來，跟滿洲韃子的妖兵妖將拚戰到底！

羣衆歡聲四起，高擎着火炬向外移動。

廳中諸人彷彿經過陰霾之後突見到晴光似的，都顯得異常的驚喜。

柳媽媽歡喜得熱淚長流，扶着俊青歡天喜地的跑出去了。

半空中輝耀着一片紅光。

——幕落。

## 第二幕

時間：太平十四年五月

人物：

李秀成 忠王妃 黃公俊 劉漢光 柳媽媽 柳俊青 承宣 參護伍卒

蔣金生 魏小根及甲乙丙丁

青年婦女甲乙丙丁。

景：

天京城牆之一角。

城上右邊是城樓的側部。左邊有沙袋粗石等物堆疊着，城邊是一直通城上的斜坡，斜坡之下就一片凸凹不平的寬道。

深夜，繁星滿天，朦朧的月影，昏沉沉的洒落在城頭上頭，從城上外望，



紫金山的山影，像條雄偉無比的怪獸似的，遠遠的蹲在那兒，得把天京城中心視着。

幕啓時，城牆邊挺立着守城的天兵，蔣金生魏小根面帶飢疲之色，拖着槍，從城上左側邊走邊談的走了過來，走到斜坡上兩人都倒坐了下去。

金生：（打哈欠，嘆氣）唉，一連十幾天晚上沒有好好兒的睡過一次覺，我真倦死了！

小根：（邊打哈欠，邊摸肚皮）你倦死了，我却快要餓死了啦。

金生：你餓？今兒晚上你不是還吃了那麼多的甜露嗎？

小根：得了吧，請你別要再咬文嚼字的說什麼甜露不甜露了，你乾脆說我像豬獠樣的吃了一大鉢青草就得了。

金生：可是甜露這個好字眼兒却是我們天王取的啦。

小根：光是字眼兒好聽有什麼用呢，我問你：假使現在我們這兒，一邊放着一大鉢

煮得爛熟的就像豬草一樣的甜露，一邊却擺着半籠熱騰騰的黑”，我問你：你究竟會先伸手去搶那一樣？

金生：（很饞涎地）那還用得着說，當然是黑”了！

小根：可是黑，”却沒有甜露這兩個字眼兒響亮好聽啦！

金生：你不能這麼說，我們這兒從上到下，誰不吃這玩意兒？就是我們天王吧，自從他下令吃甜露以後，聽說也只吃甜露沒有吃別的東西啦。

小根：我知道，我知道，你用不着跟我談這些，我問你：你知不知道我這天王是怎樣死的？

金生：聽說是得腳腫病死的。

小根：爲什麼會得腳腫病？

金生：我想：一定是心裡焦愁很了！

小根：焦愁！我們這兒，誰不焦愁！你說天王焦愁，難道我們忠王就不焦愁麼？告

訴你，我們天王就是吃甜露吃死的啦，你想青草這東西怎麼會養人，像我們這樣精強力壯的年輕人吃了下去，還會覺得肚皮裡火辣辣的常常都在作嘔，你想：我們天王那麼大的年紀了，心裡又焦急又憤怒吃了下去怎麼會不病死呢！（摸着肚皮，叫了一聲）屢嘔，媽的說着我的肚皮也難過起來了（心裡作嘔）再要這樣的吃下去，我恐怕也只好跟着我們天王昇天了。

（小根乾嘔了一陣，金生挨近，替他捶了一捶背）

金生：你這傢伙也太不會過苦日子了！我們當兵的，每天還可以吃一頓稀飯，幾個……，你沒有瞧見城裡那些老百姓，那才真苦嘞，許多人餓得沒有飯吃，連樹葉子都摘來吃了！你想，樹葉子吃在肚裡怎麼會消化！所以有些人吃了，要嘔嘔不出，想撒撒不完，病的病了，死的死了，就算運氣好吃了不病不死的，一個個也瘦得眼凹骨露活像一羣餓鬼樣的，那樣兒才真慘呢！

小根：說也奇怪，那末這些傢伙爲什麼不走呢！這一兩個月以來，我們忠王不是天

天都在放人出城麼？

金生：誰願意跑到城外去受妖氣啦，你還不曉得，許多被放送出城的老百姓都在號  
噯大哭，說他們寧願餓死在天京，也不願到城外去受活罪，可是那怎麼成呢，  
城內的存糧是那樣的少，願得兵來就願不得老百姓，所以我們忠王也就只好忍  
着心把那些不願走的人也只好放走了。

小根：金生！你看我們的天保城和地保城還能夠奪得回來嗎？

金生：我想一定可以奪得回來的。

小根：忠王不是命令我們去奪過幾次都失敗了麼？

金生：那算什麼呢，我們忠王自然有他的辦法啦！

小根：假使天保城地保城奪不回來，我們的糧道不是全斷了麼？

金生：你放心吧！我說，只要有我們忠王在，什麼事兒都有辦法，這幾晚上你沒有  
瞧見嗎？從水西門邊的城角上，一担一担的，一包一包的，吊上來的不是米糧

是什麼！

小根：（想了一想彷彿記起了什麼似的）咳，我們忠王真太辛苦了啊！

金生：是嘍，自從我們天王死了以後，新主年幼，朝中內內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有那一件不靠我們忠王一個人去處理！從去年十一月到現在的半年中間，我和你都是親身滾過來的，曾妖幾百次的想從雲梯上用火球火箭洋槍洋砲來攻我們是失敗了，三十多次想從地道下裝幾萬斤火藥來炸倒我們的城牆也失敗了，你想，曾妖那狗仔多厲害，假使我們忠王不在這兒的話，我們的天京早就落到那妖魔手中去了，我們那還能守得到今天呢！

小根：是的，我也是這樣的想，不過却把我們忠王太苦够了啊，你這兩天沒有瞧見嗎？他比前些日子更瘦得可怕了，萬一他身體受不住病倒了下去怎麼辦呢！

金生：我也在這樣的替我們忠王擔憂啦！

小根：（又摸着肚皮）哎呀，糟糕！我的肚子又難過起來了（乾嘔了幾下）你快點給我捶捶背吧，我的頭也有點發脹，心裡真難過極了。

金生：你怎麼啦，天氣這麼熱該不是發痧吧？

小根：（呻喚）屢呀，發什麼痧啊，一定是那青草吃多了。

金生：我看，還是讓我替你挑一挑吧。

小根：用不着，用不着，還是讓我趟一趟的好，（兩腳長伸橫倒在斜坡上）唉，一個人在不舒服的時候就會想起自己的老婆來了。

金生：噫，你這傢伙倒妙，在這樣的時候，還有閒心去想老婆！

小根：（把腳抬了起來）你瞧，我這草鞋就是阿金替我做的啦，現在這草鞋也破了，我們的京城也被妖兵四面八方的圍緊了，從今以後，恐怕阿金就做好了草鞋也沒有法兒託人帶來了！

金生：（打趣他）好小子，念頭別轉得那麼寬啦，我們只要把妖兵殺退了，你還愁沒

有草鞋穿嗎，就連你那阿金，不不不，就連你那塊肉被條也可以帶進城來蓋蓋啦！

小根：你別要亂開玩笑！我問你：你這些日子來還想你爸爸嗎？

金生：我這些日子忙着殺妖都來不及，那還有心去想會他老人家啊！

小根：他老人家該會替我照料照料阿金吧？我想。

金生：那一定的，你放心好了。

小根：你知道嗎？我們潤西邨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

金生：聽說早就被妖兵佔了。

小根：你看我們家裡的人會不會遭劫呢？

金生：那可難說得很啦！

小根：假使他們清查出來我們兩人都在這兒當兵，那我們家裏的人可不也要跟着遭

連累嗎？



金生：那還用說麼！

小根：（切齒痛憤）咳，他媽的，我真恨不得喝那些妖兵妖將的血啊！

金生：你別要太煩燥了，還是憩一憩吧，一會兒我們又要上班了啦！

（小根仰首望天，憤然長嘆）

（寬道上三三兩兩鳩形鵠立面色饑瘦的羣衆抬着一籬籬的泥沙碎石，掙扎着向左邊走了過去）

（青年柳俊青，也同羣衆甲抬着一籬沙石跟在許多人的後邊，走了過去，俊青的腰上掛着一枝短小的洋槍和一帶小形的子彈，他因饑疲已極，身體不大十分支持得住，走到中途，便突然跌倒在地）

（金生和小根在斜坡上瞧見，連忙奔下來想將他扶起）

小根：小兄弟！你怎麼啦？吃不消了嗎？

俊青：（一翻身跳了起來，摸了摸脛內的槍彈，仍然掙扎着去抬那沙石）誰說我吃不

消！

金生：（想去帮他）還是讓我來替你抬一抬吧。

俊青：不必費心，我自己抬得起的。

小根：還這樣的英雄幹什麼呢，讓他幫幫你的忙不好麼！

俊青：謝謝，這是我自己的事體。

小根：你們這樣熱心的來幫助我們築城守城，我們真不知要怎樣才能感謝你們，可  
是好兄弟，我們推開窗子說亮話，瞧你的模樣兒實在餓得太可憐了，我們忠王  
天天都在放人出城，你爲什麼也不跟着那許多人到城外去找活路去呢！

俊青：（很不高興）哼，你這是什麼話，你要我到城外去跟那些妖兵叩頭麼？真笑話  
！你滿嘴的你們我們，我簡直不懂是什麼意思，難道只有你們王兵好守城，我  
們老百姓就該睡覺麼？老實告訴你們吧，我爸爸就是忠王部下的一個旅帥，前  
年跟隨忠王到杭州殺妖昇了天，這枝洋槍就是他留給我的，我現在在這兒餓着

肚子拾沙石，回頭假使妖兵撲過來了，你們瞧吧，我爸爸遺留給我這枝短槍，就要大顯牠的威風了！

金生：（驚服）嘩，好兄弟，你真不愧是將門之子，我們簡直把你錯瞧了！

羣衆甲：別要多囉嗦了噯，我們赶快抬起走，我們的吧！

俊青：（奮力將羅筐一肩抬了起來）好，我們走吧！

小根：（驚服）他媽的，這小子真有他的，就單憑我們城中的老百姓們這般火辣辣的熱勁兒，也够使會國荃那個王八蛋焦頭爛額了！

（城外槍砲聲突起，喊殺聲大作。）

（城樓上號角齊鳴，守城的天兵均紛紛的站到城壕邊的砲眼口，昂起頭來向外

探視）

（金生和小根也在震驚中從斜坡上跳了起來，拖着槍幾步便跑上了城牆）

（城角的左邊，一陣陣刀槍的碰擊聲和雜亂的脚步聲混和着響了過來）

號角聲

把聲  
喊殺聲

刀槍聲

腳步聲

(在槍砲聲裏，清兵的喊殺聲，越吼越近彷彿很快就要衝殺到城腳邊來了。)

小根：(指着左邊城下)快瞧！那羣妖兵，拖着很多雲梯，快要衝到那邊的城腳下來了！

金生：(向下驚視)真啦，真有很多的雲梯！

小根：他媽的，活路不找找死路，自己要碰上來，却怪不得老子們要下毒手了！

卒長：(大聲地)弟兄們，快把抬砲上的火繩架好！

(天兵甲將挽在手上的火繩架在砲上)

小根：(指着妖兵甲)快放啦，兄弟！先請他媽的吃幾抬砲再說！

卒長：(對天兵甲)慢着！沒有我的命令，不准亂開砲！

小根：妖兵已經殺到我們的城腳邊來了，爲什麼還不開砲呢！

卒長：這是我的命令，你不准多嘴！

承宜：(突然出現在城樓邊，大聲的對衆宣呼)這兒的弟兄們好好的聽着！忠王爺

命令，要弟兄們大家放鎮定一點！號不准亂吹，槍不准亂放，話不准亂說，大家把氣沉下來，把妖兵們可以看得見的燈火全滅掉，大家靜悄悄的把槍砲架好，彈藥滿齊，刀劍捏緊，灰包灰罐一齊裝掛停當，讓妖兵們爬上雲梯尖上的時候，再一齊對準他們掃射過去，請大家好好的記着！

（承宣把話說完後，便向左邊的城上飛奔過去了。）

（城上天兵們的嘩聲忽止，大家都探頭外視）

（過了一會遠處的號聲和喧嘩聲也跟着靜了下來）

（全城上頓時現出死一般的沉靜，只有城下清兵們的吶喊聲續續可聞）

（柳俊青拿着短槍從左邊寬道上跨上了城牆，他估立在一處垛口的旁邊，很興奮的向外探望着）

俊青：（大聲驚呼）弟兄們！快動手啦！指着左邊城下！瞧！那兒的妖兵們已經爬上

雲梯來了！

小根：（制止他）噓！小聲點，別要亂嚷亂叫，你沒有聽到忠王的命令麼？

俊青：（興奮得發抖，）你們爲什麼還不動手啦！

小根：叫你不要亂嚷你偏要嚷，你的小腦袋真想搬家了嗎？

俊青：（把聲音放得很低）你們看見嗎？那些妖崽快要爬到雲梯中間來了。

小根：（低聲緊張）好傢伙！真像他媽的一些猴兒樣爬得好快！

金生：（緊張興奮，對天兵甲低聲地）兄弟！快把你的抬砲向左側邊豎準，瞧！那兒的妖兵就要衝上來了！

天兵甲：（搬準抬砲）我曉得，我曉得！

俊青：（緊張興奮）來了來了！——快爬上雲梯尖來了！

小根：（極度的緊張，但仍低聲地）真他媽的快爬上雲梯尖了，弟兄們！快！（緊

張，興奮，沉默，鎮定）

卒長：（突然一躍而起，厲聲高呼）弟兄們！快放！

(剎時槍聲震天，砲火飛迸，喊聲四起，煙硝滿城)

金生：(對着左邊梯攻的清兵大聲叫喊)喂，兄弟！你們湘軍不都是漢人嗎？你們爲什麼要去做滿清的奴才，來殺自己的漢族的兄弟，你們爲什麼？你們簡直是上了曾國藩曾國荃兩兄弟的大當了啦！你們趕快覺醒，跟我們一塊兒去殺同治那狗彘子去！殺慈禧那老妖婆去！

小根：(放槍)廢話！你對那些妖崽說那麼多鬼話幹什麼！讓老子用子彈去把他們打醒打醒！

金生：(不理，喊叫得更興奮)那邊的湘軍兄弟！你們知道嗎？我們扶王的援兵已經衝過了湖北打到了英山霍山，很快就要打到你們的安慶了，你們爲什麼還要這樣的替滿洲彘子的一等大奴才曾氏兄弟拚命呢！

天兵們齊聲大喊：對啦，我們扶王的百萬大兵就要抄到曾國藩的屁股後面來了，你們爲什麼還要這樣的拚命來殺自己漢族的兄弟呢！



金生：（在槍砲聲裏，愈叫愈興奮）那邊的湘軍兄弟們！趕快跑到我們這邊來，跟我們一塊兒打到北京去！……

（碎然一聲，金生突然中傷倒地！）

小根：（大驚，連忙跑過來扶起他）給你說你不聽，同那些妖兵們有什麼理好講啦！

俊青：（連忙跑過來慰問）打着什麼地方？傷得不很厲害吧？

金生：（忍痛）好兄弟！不要緊的，胳膊上吃了一下！你們別要管我，快殺妖去吧！

（柳媽媽提着一隻藥箱，跟在忠王妃身後正從寬道上向左邊戰事最劇烈的地方奔了過去）

俊青：（對柳媽媽驚呼）婆婆！婆婆！快到這兒來！

柳媽媽：誰呀，俊青嗎？

俊青：是的，婆婆！快到這兒來，有一個兄弟帶花了！

媽媽：（驚急）在什麼地方，我的老眼真有點兒發花啦！

俊青：就在這兒的城上，你老人家還沒有瞧見嗎？

柳媽：（注視）啊，我瞧見了，我瞧見了，（對前面高呼）王妃！快回到這兒來，快

！這兒有一個兄弟帶花了啊！

（王妃一聽說有人帶傷，早已奔到斜坡上去了）

王妃：（轉身回答）老姐姐！我在這兒啦！

柳媽媽：（連忙一偏一倒的掙上坡去）王妃！您已經爬上坡去了嗎？唉，人老了，真

不中用啊！

（柳媽媽連忙開藥箱，幫着王妃與金生包紮傷口）。

（衆人見王妃和柳媽媽這樣的真誠，均極感動）

金生：（感極，跪下）這樣一點小小的傷口，怎麼好來驚動王妃呢！

王妃：（熱情的撫慰）好兄弟！千萬別要這樣想，我連這一點小事情都不能做，我還

對得起天天在戰場上拚命的兄弟們麼！

俊青：（極受感動）王妃，還是讓我來吧！

小根：（不知怎麼說才好）讓我來，王妃！

柳媽媽：啊嚨，你們別要說客氣話了，你怕我們忠王妃也同別的王妃一樣，只曉得打架子嗎？這一兩個月來，那樣多帶了花的兄弟們都是王妃一個人在照料啦。

（槍砲聲愈轟愈烈，仗火越打越酣）

俊青：（微笑着）好婆婆！我去了，你老人家走路當心點啦！

柳媽媽：（也微笑着）好孩子你快去吧，你也當心一點！

小根：金生！你就在這兒趟一趟，我要加上去了。（俊青和小根轉身走上了城牆，

立即加入戰鬥）

俊青：（對小根）喂喂喂！你瞧！那幾個妖兵在那兒爬墻了！（瞄準放槍）好傢伙！你爬吧（放槍）你爬吧！（再放槍）你再爬高點吧！

小根：（把抬槍對準，東轉了過去）你媽的爬得好！

俊青：（驚喜）好哇，把那三個傢伙一齊轟滾下去了！好，再轟兩下！再來！再

！（一粒子彈飛來，俊青在驚喜中忽然飲彈倒地，他撫着自己的腦部昏死過去  
了）

小根：（大驚，連忙拖起俊青，顫聲的叫）老姐姐！

柳媽媽：（回頭注視，沒有看清楚）誰呀，又有誰帶花了嗎？

小根：（默然不語，不忍走下）

王妃：（奔到小根面前，撫着俊青，低聲撫問）小兄弟！你傷着那兒啦？（忽見胸  
上的傷口，失聲驚叫）哎呀，天啦！……（又連忙忍着）

柳媽媽：（顫聲驚問）王妃！究竟是誰啦？

王妃：（淒然無語）

（金生傷口包紮好後，連忙忍痛將藥箱挾着奔了上去，王妃接箱，忙與俊青包紮傷

口。）

柳媽媽：（驚疑已極連忙蹣跚跌跌的邊喊邊走）俊青呢？俊青！我的好孩子！你在什麼地方啦？（突然看見小根手中抱着的俊青已經昏死去了，便忍不住尖聲痛哭）哎呀！俊青！你怎麼啦，你傷在什麼地方？你婆婆在這兒，你都沒有看見嗎？你快醒醒吧！好孩子你快醒醒，你婆婆在這兒，你婆婆在這兒啊，天啦，我一家人只剩下這一個孩子了！他……他……他剛才還笑嘻嘻的站在我的面前，那繞得一轉眼就被那些妖兵害了啊！……

王妃：（淒然欲泣）老姐姐！別要太傷心了，一會兒俊青就會活轉來的啦！

小根：（見俊青漸漸醒，喜極）別哭！老姐姐！怨瞧，俊青就快醒轉來了。

金生：小兄弟！你怎麼了啦？痛苦得很嗎？快把眼睛睜開！你婆婆在這兒啦！

俊青：（在痛苦中掙扎着，睜開了眼，緊握着柳媽媽的手）婆婆！……

柳媽媽：好孩子！你痛得很厲害嗎？你……你……

俊青：（氣喘，掙扎，將柳媽媽的手捏得更緊）婆……婆……殺……妖……（氣

## 絕死去

柳媽媽：（大慟）俊青！俊青！我的好孩子啊！……你還記得嗎？我們的一家人跟着我們天王在金田起義的時候，你還只有這麼大一點，你還什麼都不曉得，只知道笑嘻嘻的叫幾聲：「婆婆」，「爸爸」「媽媽」，那時候你的爸爸媽媽一天到晚都在同妖兵打仗，我却一天到晚都把你拖在我的懷裏，背在我的背上，常常餓你果漿薄粥，替你撒屎撒尿，給你換洗小衣服，一直把你背着抱着跟着我們的大兵殺到了這兒的天京，一轉眼過了十四個年頭，你也就長得這樣的美俊，這樣的勇敢，我還常常都在想，你將來長成年了以後，一定會替我們天國，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出來的，那曉得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就死在妖兵的手裏，叫我這個老骨頭怎麼辦呢？……天啦，我的兒子戰死了，我的媳婦也戰死了，難道我這一點點骨血都不給我留下麼？天父天兄啊！請你大開天恩，快救救我的孫兒吧！我失掉了俊青，我實在活不下去了啊！

(柳媽媽奮力將俊青抱在自己的懷中，一躍便跌了下去，王妃金生協力將她扶起，向左邊走了過去)。

小根：(憤極)老姐姐！你別哭，我馬上跟你的孩兒報仇去！(轉身奔上城牆)

(柳媽媽王妃金生同抱着俊青走下)

(城上槍砲聲和喊殺聲響起)

卒長：(突然歡呼)弟兄們！妖兵們被我們殺退了啊！

小根：(燃砲)退了，老子也要請他媽的吃幾砲！(城上號角聲齊鳴，歡呼聲大作

，砲聲漸稀)。

(王妃帶着驚喜，從右邊奔了回來)

(忠王李秀成同劉漢光從左邊走了過來，身後跟隨着四個參護，一個承宣)

承宣：(高呼)殿下駕到。

天兵們：(行禮，歡呼)殿下！



（秀成揮手請衆兵起立，偕漢光向寬道上走來）

王妃：（總了上去）殿下！

秀成：賢妃！你也在這兒，今兒晚上傷亡的弟兄不多吧？

王妃：不多，一共只有幾個人。

秀成：（忙回頭向漢光）劉指揮！一切事情都準備好了嗎？

漢光：都準備好了。

秀成：清兵的號衣够用麼？

漢光：够用。

秀成：進攻天保城的兵呢？現在到達了什麼地方？

漢光：早已在龍脖子右邊的山下埋伏好了。現已在那兒聽候殿下的命令！

秀成：（斬切地）那很好，趕快叫人去傳達我的命令，要他們立刻向天保城的右面

進攻！

漢光：是。

秀成：劉指揮，你也立刻帶着穿好清兵號衣的弟兄們，去把那邊城腳下妖兵們散落在那兒的雲梯抬着，偷偷的摸到地保城的左邊，照着原定的計劃，聽到天保城城上雙方開火以後，再拚死命的猛攻進地保城去！

漢光：殿下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秀成：（很懇摯的激勵他）劉指揮！請你牢牢的記着：今兒晚上的夜襲，實在關係我們天國的存亡，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對天保城是虛攻，對地保城却是實戰，如果劉指揮能夠統率着敢死隊的弟兄們去把地保城奪回來，那末，曾國荃對我們天京的合圍情勢，立刻就會被我們打破，我們的天京也就可以轉危爲安了。只要天京一安，扶王的援兵能夠從英霍直下安慶搖動清營的根本，那還愁曾氏弟兄所統帶的妖兵不能夠掃滅麼！

73  
漢光：（感奮）請殿下放心，今兒晚上我就拚死也要把我們的地保城奪回來的！我去

了！請殿下保重！（急下）

秀成：（彷彿鬆了一口氣似的，回視王妃）賢妃，你也太辛苦了，覺得吃力嗎？

王妃：（望了望秀成憔悴的身影，想用無限的溫情去慰對他）我一點也不覺得吃力，殿下才太辛苦了啊！您瞧，您已經瘦得不成樣子了，總得想法子憇息憇息一下才好啦！

秀成：（苦笑）憇息！大概天京的圍解了，我就可以好好兒的憇息憇息了。（忙把話頭轉開）賢妃！你剛才不是說死傷了幾個弟兄嗎？你我認識的人沒有？

王妃：有的！

秀成：（驚問）誰？

王妃：柳俊青！

秀成：（驚嘆）就是柳老姐姐的孫兒嗎？唉，那麼好一個英氣勃勃的孩子，真可惜啊！

王妃：是啦，剛才我們同他祖母在這兒看護傷兵的時候，他都還笑嘻嘻的站住我們面前，那曉得一轉眼他就受傷死了！可憐他的祖母快要哭得發瘋了啊！

秀成：（憤嘆）唉，十四年來，我們民族中的精英，一代又一代的，死在曾國藩李鴻章那些無耻的奴才手裏的已經很不少了，假使我們的天京不保，恐怕這兒的秦淮也會變成一條鮮紅的血流啦！

王妃：（想移轉他的念頭）殿下，城外的妖兵已經全退了嗎？

秀成：全退了。

王妃：今兒晚上的仗火打得好順利啦！

秀成：是的，順利是很順利，可是太順了，倒反而使我有點放不下心。

王妃：爲什麼呢？

秀成：這分明是靈攻虛，我看曾國荃那無恥的奴才，恐怕又要從地道下牽轟炸我們

了！

王妃：（一驚）那可怎麼辦呢？

秀成：怕是用不着怕他的，我早已經傳令士營的弟兄們加緊防備了，不過我們的困難還在這兒，就是天京墻城周圍有一百多里路寬，却不曉得他們會從那兒來轉過來！

（兩天兵押着一個被俘的清兵從城上走了下來）

承宣：稟殿下，被我們俘虜着的妖兵帶來了。

秀成：把他帶到這兒來！

承宣：是。（轉對天兵）把妖兵帶到殿下這兒來。

（被俘清兵一手受傷，挺立在秀成的面前很憤怒的把秀成睜視着）

承宣：（喝令）跪下！

（清兵倔強，不跪，天兵們威迫他，仍不跪）

秀成：（制止）不要強迫他——（對清兵）你叫什麼名字？

清兵：（暴怒）你問老子的名字幹什麼？你這長毛頭兒，要殺就殺，要斬，就斬，別  
儘跟老子噙嚇！

天兵們：（齊聲咆哮）抓他媽的來點天燈！殺死這滿洲韃子的小奴才！

清兵：（抗罵）你們這些禽獸，長毛賊！你們要把老子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們以爲我  
湘軍是怕死的麼！

秀成：（制止天兵們的鼓噪）不准亂嚷！（頓時靜了下去，依然很心平氣和的轉對們  
清兵）兄弟，我知道你們湘軍是不怕死的，你們很勇敢，很剛強，很有魄力，  
就是我們也很敬佩你們，不過，好兄弟，你也應該知道，我們太平軍却從來不  
殺被我們俘虜着的自己的兄弟的。

清兵：（不耐煩）你少跟我說些廢話吧，你們快點把我殺了就得了！

秀成：殺你！我們太平軍，這許多年來，真不知放走了滿清多少大官大吏，別的人  
都不殺，我們爲什麼偏要來殺你呢！

清兵：我不要聽你這些假話！

秀成：假話嗎？好兄弟！你別這樣的不相信我們，告訴你啦，現在在你們曾大帥那兒辦事的，你們的林福祥林大人，就是我們打下杭州的時候，我親自把他送走的，你假使不相信，待一會兒你回去，你還可以去探聽探聽。

清兵：用不着，我倒還沒有那麼多的開心！

秀成：好兄弟！……

清兵：（槍響）誰是你們好兄弟，你老是這麼開口兄弟閉口兄弟的叫我幹什麼！

秀成：（苦笑）兄弟！你真被人欺騙得够可憐！你連你什麼樣的人你都忘記了！

清兵：我什麼樣的人呢！我是湖南人，我不是廣東誰西的長毛賊！

秀成：什麼叫做長毛賊！兄弟！你忘記了你是生長在湖南的一個漢人，你忘記了你的祖先，在清兵入關之前，也跟我們現在一樣：滿頭都留着長髮，到了明朝滅亡以後，才被迫着把頭髮薙了的，你們現在跟着滿洲韃子罵我們是長毛賊，



你却忘記了你的祖先也是長毛賊了，兄弟！你要知道，我們長毛不是賊，我們長毛是漢人，是真正的漢人，只有那搶佔我們的山河，劫掠我們的土地，蹂躪我們的同胞的滿洲韃子，才是賊！才是強盜！才是野蠻無恥的禽獸！你是漢人，你們湘軍也是漢人，我們太平軍更都是漢人，我們都是漢族的自己兄弟。我不懂你們湘軍爲什麼不致你們一塊兒去殺那把我們當奴隸牛馬看待的強盜，偏要來殺自己漢族的弟兄！

清兵：（微微有點感動，低頭無語）

秀成：告訴我，好兄弟！你們究竟爲什麼？你們爲名麼？你們當一個小兵有什麼名可圖！爲利麼？你不告訴我我也知道，你們已經有七八個月沒有發餉了，假使你們的曾大帥還回搶奪不了江西沈葆珍那兒的厘金的話，我恐怕你們上十萬的湘軍也只好餓死在江南這一帶的地方了，你們連肚子都吃不飽，又有什麼可圖

清兵：（更受感動，仍無語）

秀成：（對王妃）賢妃——你把他的傷口紮好，（王妃走過來同他包紮傷口）好兄弟，你，你現在想回營去了吧？

清兵：（還有點懷疑）你們真願意把我放走麼？

秀成：你還不相信，是不是？

清兵：我怎麼敢相信呢！我們抓着你們的人就殺就宰，你們肯輕輕便便的就把我放走了麼？

秀成：我們抓着滿洲兵都把他們放走了，何況說你還是我們漢族的自己兄弟呢！（見王妃包紮已畢）承宣——去叫那邊城上的兄弟，好好兒的把這位湘軍兄弟送出城去——

（承宣剛要把清兵帶上城樓，柳媽媽忽然奔至）

柳媽媽：（像發了狂樣的）殿下——您不能放走這個妖兵，您怎麼好放走他呢——我的俊

青死得多慘啊！請您看在上帝的面，把這個妖兵交給我，讓我來一刀刀的割他，我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挖他的心肝五臟！殿下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千萬不能把這個妖兵放走！

秀成：（連忙勸止）老姐姐！你別要太悲傷了，你難道忘了我們太平軍是從來不殺俘虜的麼？

柳媽媽：（痛哭，神經錯亂）我沒有忘記！可是我那孫子死得多慘啊！我要報仇，我要替我的俊青報仇，我要這個妖兵一陣亂砍成肉醬！我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挖他的心肝五臟！天吶，我們這一家人多麼慘啊？我的兒子，戰死了！我的媳婦也戰死了，我就還剩下俊青這一點點骨血也被妖兵害了！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秀成：（壓着內心裡悲苦）王妃！把老姐姐扶走，她心裡實在太難過了，好好兒的勸她！

(王妃技走柳媽媽。)

秀成：(轉對清兵)好兄弟！你受了，快走！”

(承宣欲帶清兵走)

清兵：(大受感動)慢着：我還有話要說！我還忘記了問：(指秀成)這位究竟是你們這兒的什麼大人？

承宣：這就是我們忠王殿下！剛才替你包紮傷口的就是我們王妃！

清兵：(驚喜惶愧，這位大人，就是忠王嗎？我這個草包真該死啊！(連忙跪下)我常常聽說忠王的威名，想不到今天在這兒看到了，忠王！您能原諒我剛才的粗魯嗎？王妃！我真不知要怎樣才能報答您們的恩德啊！

秀成：兄弟！快起來！

清兵：(凝思了一下，突然躍起)啊，我想起了一件緊急的事情了，你們要當心，我們九帥今晚又要從地道裏來轟炸你們的城牆了！

天兵們：（大吃一驚）哦，真的嗎？

清兵：怎麼不真呢，也許就快要來了啦！

秀成：（依然很鎮定）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清兵：我有一個挖地道的老鄉今天告訴我的。

秀成：你知道他們的地道打在什麼地方麼？

清兵：（指着右邊城下）聽說就離這兒不遠！

（天兵們大驚，有的嚇得連忙將耳貼在地下聽）

秀成：（拍拍清兵的肩）謝謝你，好兄弟！

清兵：（感激）忠王！我這一生也不會忘記您的啊！

（一天兵把清兵從左邊城上送了出去）

秀成：（凜然）大家不要驚慌！妖兵們的三十幾次地道轟炸都被我們破了，還怕他們

這次幹什麼！現在我們士營兄弟們挖掘的橫壕，已經早就從那邊的城底下打通

到城外去了，讓那些不知死活的妖兵們自己來挖掘自己的墳墓，我們土營的弟兄們，很懂得用什麼方法發下，就可以把他們活埋在那黑黝黝的洞裏的！（轉對承宣，厲聲地）承宣！（指着右邊）快帶那兒去傳達我的命令：要那兒土營的弟兄們，馬上把毒煙開水準備好，把長槍長矛配備齊，等妖兵們的地道一穿碰着我們的橫壕，立刻一齊動手，把他們全數幹掉！

（承宣遵令向右邊飛奔而去）

（秀成彷彿又渡過了一重難關似的，很快的走上了城樓昂起頭來頻頻的遙視着天保城上的山影。）

（天兵們仍在提心吊胆的密談着。）

天兵甲：（貼耳在地）繼我也來聽聽，看有什麼動靜沒有！

銃兵乙：你聽得出什麼，跟你說在那邊啦！

小根：他媽的，假使真在那邊轟炸起來了，我們這兒不也要跟着遭殃嗎？

天兵甲：對囉，你這小子敢快當心！我們這兒的城炸了，你這小子連頭帶腳都會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啦！

小根：你呢？我恐怕你這傢伙也會被炸成一團泥沙，向着滿天飛啦！

天兵甲：飛就飛吧，你還怕死麼！

小根：誰怕！轟城的事兒，老子已經見得够多了啦！

天兵甲：（一驚）噫，這兒好像有響聲！

（小根也跟着他伏在地下聽）

小根：（震驚）真啦，真他媽的有一種響聲，（叫天兵乙）你聽！下面不是滴滴達達的在響嗎？

（天兵乙也慌忙伏到地下）

天兵們：（均極驚怖）我，真的嗎？在什麼地方？

小根：（們極）就在這兒，就在這兒，你們聽啦，那滴滴達達的聲音越響越近了！



(天兵們大都在驚惶中伏倒在地)

天兵乙：(跳了起來)我看你們這些傢伙真在活見鬼，那兒有什麼響聲啦！

小根：你這小子的耳朵聾了麼，那麼大的響聲都聽不到！

天兵乙：那是誰的脚步聲啦！大家別要上他們的老當，快一齊起來！

(天兵丙丁也很怨恨的跟着跳了起來。)

小根：(只好躍起)怎麼？難道我的耳朵真走了樣了麼！

(天保城上砲聲忽起，號角聲和喊殺聲隱然可聞)

(天兵們在震驚中奔到城上瞭望)

(王妃從右邊跑了過來，直奔到城樓)

王妃：(驚問)殿下，是我們的弟兄們在進攻天保城了嗎？

秀成：(目不轉睛的仍對緊金山望着)是的！

王妃：地保城呢？

炮聲  
いんちん

殺聲

秀成：（遙指）恁瞧啦，不也在開火丁麼！

王妃：（驚喜）啊，真啦！

（舞台上燈光忽暗）

（槍砲聲續起，號角聲愈鳴，喊殺聲更烈）

（遙見城外紫金山上，時有火球飛迸，火箭投射火焰奔騰。）

小根：（驚喜）快瞧啦！弟兄們！我們在用火攻來奪回我們的天保城和地保城了啊！

天兵甲：（興奮）瞧我們的弟兄們多勇敢啊！好像快要衝到地保城的城邊了！

天兵乙：（對卒長）百長！我們爲什麼還不開砲來助助威呢！

卒長：用不着！我們這兒離地保城還遠，砲彈是打不到那兒的，你聽！我們太平門

上的砲隊不是在開砲助威了麼！

天兵乙：（狂喜）好哇！那末我們就把號吹起來助助威吧！

87  
卒長：（命令）吹號！

天兵甲乙丙：（興奮）快把號吹起來！快！快！快！

（城上號角聲狂鳴）

（過了一會，從右邊城內的城腳下面，忽然傳來了一片歡呼的聲音）

（承宣帶着驚喜，奔上了城樓）

承宣：稟殿下！那邊從地道裏打過來的妖兵，剛才穿碰着我們的橫壕，通通被我們土營的弟兄們把他們全數殲滅了！

秀成：（大喜）好！我們土營的弟兄們真英雄！快去傳令嘉獎！

承宣：是！（急下）

王妃：（狂喜）殿下！我的心裏真歡喜得發跳啊！我們穿破妖兵們的地道，我記得很清楚，這回已經是第三十二次了，看他們下次還敢來找死麼！

秀成：賢妃！令您更加歡喜的事還在後頭啦！

王妃：是的，假使今兒晚上弟兄們能够奪回我們的地保城，我真不知會歡喜成什麼

樣子去了！

小根：（驚喜，狂叫）弟兄們！那邊從地道裡想來轟炸我們的妖兵，已經全數被我們土營的弟兄們活埋了，曉得嗎？

天兵甲：（狂喜）好哇，活埋得真痛快！他媽的，我真恨不得把城外的妖兵們通通抓來活埋了！

天兵乙：我們明天早上每人剩下一個××來慰勞土營的弟兄們，好嗎？

天兵們：好！一定這麼辦！

小根：（狂喜）弟兄們！快瞧！我們紫金山上的弟兄們好像已經爬上地保城了！你們瞧見嗎？

天兵乙：真好像在城上肉搏啦！

天兵甲：瞧，那兒的仗火打得多激烈啊！

小根：（發狂似地）紫金山上的弟兄們！快點衝！快點殺！快點把我們的天保城和地

保城全奪回來啦！

天兵們極度興奮，亂聲狂呼：

——對啊，快奪回我們的天保城和地保城！

——快把那兒的妖兵全數殺掉！

——快把會國荃那無恥的奴才，活捉着殺來喂狗！

（經過一陣劇烈戰鬥之後，紫金山上槍砲聲漸稀，喊殺聲漸淡，

（台上燈光突明）

（李秀成彷彿受了一陣劇烈的打擊似的，臉即沉了下來，心裡好像正被無窮痛苦煎熬着，屹立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黃公俊驚驚慌慌的從城角左邊奔上）

（秀威一見，連忙握着公俊的手，奔到實道上來）

公俊：（惶急）殿下！我們今晚奪取地保城的戰事完全失敗，大局危急到極點了！

秀成：（急問）情形究竟怎麼樣？

公俊：劉指揮陣亡了！

秀成：（驚憤）怎麼？劉指揮也陣亡了？

公俊：（頓聲地）連屍身都沒有奪回來啦！

王妃：（欲泣）天啦，我們的劉指揮是多麼的忠勇啊！

秀成：弟兄們呢？

公俊：弟兄們也傷亡過半，現在敗回太平門來的，已經沒有剩下多少人了！而且水陸兩方面的糧道全斷，今兒我們派人去偷運來的大批米糧，也全被曾九的妖兵截奪去了，從今以後，我們要想偷一升半合的糧食進城都怕萬萬不可能了啦！

王妃：（驚急）這可怎麼辦呢？這些日子來，我們滿城的天兵，全都在吃青草，喝薄粥，餓着肚皮，得同妖兵拚命，假使以後連一升半合的糧食都運不進城，那還用得着城外的妖兵來衝殺，我們不都全餓死完了麼！

秀成：（憤嘆）完不了的！賢妃！完不了的！可是現在却難了！難了！真困難了！想我們從金田起義以來，我縱橫天下，同滿洲鞑子的妖兵戰鬥，同那一批又一批的漢奸奴才們戰鬥，更同那些無恥的東西勾結來的洋兵洋將戰鬥，到今天為止，我整整的同他們血戰苦鬥到十四年了！在這十四年的中間，我不管遭遇到怎樣的艱難，怎樣的困苦，我却從沒有把艱難當做艱難，把困苦當做困苦，我用我的智慮，用我的熱情，用我們太平軍的英勇無敵，把那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重又一重的難關打破了，削平了，而且終於取得勝利了！可是現在我們被圍困在這座糧盡援絕的孤城裏，吃的沒有了，穿的沒有了，打仗用的彈藥也沒有了，城外是縱橫數百里路的長圍，城內却只有數萬饑餓到了極點的戰士，這叫我怎麼才能够打得破這個難關呢，這回却難了，難了，真難了啊！

王妃：

公俊：

（嘆氣）唉！



秀成：可是這困難是誰給我們的呢？——誰？能說是敵人給我們的麼？不能的！敵

人不給困難給你，那還算是你的敵人！假使我們在敵人給我們困難面前發抖，那還配來光復我們中國的河山，還配來驅逐奴辱我們的異族麼！一個真正的戰士，所最怕的倒并不是敵人給你的痛擊，却是自己人在你的身後拚命拉着你的胳膊不讓你前進啦！湘軍要來長期圍困我們的天京，難道我們事先沒料到麼！黃先生！你是知道的，當我三年前離京去的時候，我是怎樣懇切的奏請我們天王趕快積草屯糧，以防曾軍的圍困，可是洪仁發洪仁達兩兄弟却抗不實行，反而勒發牌照，抽收糧稅，阻撓着京中商民，不敢去多購糧米，現在糧絕了，食盡了，我們眼前的困難增大了，這該怪誰呢？難道去怪我們的敵人麼！

公俊：（勸慰）提起這些事來只有令人傷心，請殿下不要去提牠了吧！

秀成：是的，黃先生！我們不應該再去提牠了，可是現在真正是我們太平天國最危險最緊急的時候了，你覺得，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打破這個最大的難關！

公俊：（沉吟）我想……

王妃：殿下這時候統率全軍突圍出走不好麼？

秀成：（浩嘆）唉，遲了，遲了，太遲了！假使半年以前，天王肯採納我的奏請，遷

都江西，我們恐怕早都打下武漢了，那兒還會在這座孤城裏挨餓受困啦！

王妃：爲什麼太遲了呢？

秀成：現在我們江浙兩省的名城全失，除了堵王還佔據着湖州而外，所有我們的天兵都全開到江西去了，城外縱橫數千里，全有妖兵扼着我們的要道，我們走，我們能夠向那兒走啊！

王妃：這麼說，我們只有死守這兒了麼？

秀成：（堅毅）是的！我們只有死守！半年以前，我們要走是朝活路上走，現在我們要  
走，却是向死路上逃了，您要知道我們現在能夠在這兒多守一天，便可以多有  
希望一天，如果我們一走，那就什麼都完了！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在這兒

死守到底，拚死的忍受着一切不能忍受的艱難困苦，靜候着扶王的援兵到來！  
王妃：可是扶王的援兵才到英霍，離我們這兒還遠得很啦！

秀成：不遠了！只要我們這兒還能死守到一個月，安慶一下，妖軍能根本動搖，我們這兒的長圍就可立解了！

公俊：萬一扶王的兵中途挫敗怎麼辦呢？

秀成：扶王的聲勢浩大，想總不會的吧。

公俊：殿下以爲我們這兒還能堅守到一個月麼？

秀成：爲什麼一個月都不能守下去呢！

公俊：殿下！我恐怕不到十天之後，我們這兒守城的弟兄們都會全餓死了啊！

王妃：是的這些日子來天天都有人餓倒啦！

秀成：我們就不要再設法去偷運米糧麼！

公俊：曾九的妖兵水路陸路重重疊疊的都把我們圍困得水洩不通，我們還有什麼方

法，可以去偷運米糧呢！

秀成：那末，黃先生，您又有什麼妙策可以使我們渡過這次難關呢？

公俊：殿下，現在長江上下游拚命跟我們死戰的不都是我們漢族自己的兄弟麼？

秀成：是啦，令我們最痛心的也就是這一件事了！

公俊：殿下覺得我們該不該去勸說他們來同我們一齊去驅逐饑虜？

秀成：應該自然應該，可是可能不可能呢？記得六七年前黃先生不是已經去勸說過

一次曾國藩嗎？

公俊：是的，我那次在勸曾國藩是失敗了，這次我却還想要去勸說曾國荃啦，國荃

是我同窗的好友，湘軍的實權都全操在他一人手中，如果能聽我的勸告，一

反他從前的漢奸行爲，跟我們一塊兒去驅逐滿妖，那我們那淪陷了二百餘年的

錦繡河山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復了嗎？

秀成：我何嘗沒有這樣想過呢，可是希望恐怕很少很少吧，黃先生以爲有把握可以

說服曾國荃麼？

公俊：那却要看我們用什麼樣的條件去跟他說啦！

秀成：現在還有什麼多話好同他們講呢，只要他們能夠跟我們一齊去驅逐韃虜，隨便他們要怎麼樣我們都好商量的！

公俊：殿下英斷是對的，天國的危急，實在不能容許我們多在這兒猶豫了，殿下！我馬上就想冒死到曾營中去了！

秀成：黃先生！……

王妃：（力阻）黃先生！您怎麼好去啦，您萬萬不能去的，曾氏弟兄都是只知貪功名好富貴的人，他們那兒會管我們民族的存亡不存亡，光復不光復，只要他們做得到滿清的頭等奴才，就殺過幾十百萬自己的同胞兄弟，這在他們也是毫不動心的，從前他們毛羽未豐的時候，還不聽您的勸說，現在他們夢想建立的不世的功業，只要我們天京一下，看看馬上就可以落到他們手中來了，他們那還會

回心轉意來聽您的勸說呢！

公俊：王妃！您不能單從這方面想，也許正因為曾氏弟兄的實力，可以制滿妖的死命了，倒反而還好勸說他們一點啦！

王妃：（悲戚）黃先生！您真在做夢啊！您沒有想想：我們天京這樣危急，劉指揮又已陣亡，殿下左右有能幹有智謀的人更少了，您去了，叫殿下一個人怎麼辦呢！

公俊：（忍着內心的痛苦）王妃！我留在這兒，對殿下也沒有什麼多的幫助啦！

王妃：不！您不能這樣說！這半年以來，殿下晝夜辛勞從沒有休息過片刻，您瞧殿下已經憔悴得可怕了！有您在這兒，還可以替他分分憂，幫助他策劃一切，如果您走了，萬一殿下有什麼病痛，左右無人，天京軍心搖亂，那我們不都全完了麼！

公俊：殿下精力過人，我想是可以支持下去的，請王妃放心！如果我這次去能够把

曾國荃勸說成功，那我們的眼前不就可以立見光明了麼！

王妃：（顫聲地）黃先生！曾國荃是一個殺人的魔王，我恐怕您一去就不能回來的

了！

公俊：（慷慨）我很感謝王妃的關心，可是我黃公俊爲了要誓報家國深仇，爲了要光復我們漢族的舊土，爲了要一洗二百餘年來華夏的腥膻，只要於我們國家民族有利，那怕就粉身碎骨，赴湯蹈火，我也得去的！現在我們天國的存亡，實在危迫到萬萬分了，我再也不能在這兒多担攔，我得去了！

王妃：（悲極欲泣）黃先生！您不能去的！您萬萬不能去的！您怎麼好去啦！

秀成：（努力壓到自己的感情）賢妃！您不要這樣的感情，快讓黃先生走吧！黃先生是應該去的！

公俊：（悲壯地）殿下！王妃！請您們爲國珍重！我去了！

（公俊掉頭急走）



王妃：（哽咽淚落）黃先生！

秀成：（目視着公俊走去，彷彿有無限深愁壓在他肩上似的，不禁仰天長嘆）唉！

（城外槍砲聲續起，喊殺聲大作）

（承宜驚驚惶惶的奔上）

承宜：稟殿下！城外的妖兵，已經猛衝到東邊的城腳下來了！那兒守兵的弟兄們正

在激戰中等候着殿下的命令！

秀：（用着千鈞的毅力喊了出來）好——弟兄們！——殺！

——幕落。

槍砲聲  
殺聲

第三幕

時間：太平十四年六月十六日——金陵城破之夜

人物：

李秀成 忠王妃 蔣金生 蔣老爹 陸大嫂 阿金 阿虎 農民甲乙丙丁

農婦甲乙丙丁 蕭孚泗（提督） 陶大 清兵

景：

金陵城外潤西邨的一座荒山上。

山上有松柏三五，草石滿地。空中飛着浮雲，慘淡的星光月影，洒落在橫逸着的樹枝間。

深夜。遠遠的東方天上，有煙火騰空，半邊天角，都被燒染成了一片赤色。

幕啟時：蔣老爹，阿金，和三五農民農婦都立在那兒的山上，遙望着火紅的天邊，在驚疑憂懼中以無窮的關心，猜說着天京的存亡。

阿虎：（對農婦甲）那兒不是天京是什麼地方？你是在我們那裏生長大的，爲什麼連方向都摸不清楚！

陸大嫂：老爹——那兒真是天京嗎？

蔣老爹：是的，是天京，一點不錯，是我們的天京啊！

陸大嫂：那末，天京城裏爲什麼會燒起那麼大的火呢！

阿虎：你奇怪，是不是？告訴你：天火是不會來燒我們的京城的，我恐怕我們的天京已經完了啊！

農民農婦們：（大驚）什麼！天京完了？

阿金：（驚問）你是說妖兵們已經打進天京城裏去了，是不是？

阿虎：是啦，今兒中午，半空中就像打了一個大炸雷樣的響聲，你聽到沒有？

阿金：我怎麼沒有聽到呢，那時候我還正在山上割草啦。

阿虎：你們知道那是什麼響聲嗎？（農民農婦們搖頭，轉向老爹）老爹！你聽圖沒有？

老爹：我聽到了，那麼大的響聲，差點把魂都給我嚇掉了啦！

阿虎：你說那是什麼響聲？

老爹：我想多半是妖兵們從洋人那兒搬來的轟城大砲！你說對不對？

阿虎：不對，老爹！我想多半是地雷的響聲才有那麼大！剛才不久，東邊村子裏的人驚驚慌慌的跑來對我說，他們那兒已經聽到響了一整天的槍砲聲了！現在天京城裏的火又燒得那麼大，我想，多半是妖兵們已經打進了我們的天京城裏去了啦！

陸大嫂：老爹！你說阿虎的話是對的嗎？

老爹：我想，多半是對的，我們的天京恐怕真被妖兵們打破了啦！

陸大嫂：天啦，要使天京城真被妖兵們打破了，那可怎麼得了呢？

農婦乙：那我們這兒邨裏的人不也都曾被他們來殺掉麼？

陸大嫂：那還用說！他們一定會說我們投降了長毛賊，挨門挨戶的來殺個一乾二淨的！

阿金：老爹！我小根不知怎麼樣了啊！

老爹：那可難說得很啦，你一提起小根，我也就想起我那金生了，這兩個孩子是一塊兒去投軍的，自從天京四城被困以後，他們連半點兒信息都沒有了，這兩天的仗火打得那麼厲害，誰知道他們還是死是活呢！

阿金：（悲傷）要使小根真死了，叫我一個人怎麼活得下去呢！大嫂子，你還不知道，這些日子來，我又偷空給他打了好幾雙草鞋，滿心只想城外的妖兵一被他們殺退，我的草鞋就可以託人帶給他了，可是這麼一來，大嫂子，你想我的草鞋還有地方好給麼！我的心真亂極了啊！

陸大嫂：阿金，你還得說這些傻話幹什麼！要使天京真被妖兵們打破了，我們這些人連命都會跟着沒有了，你還去愁着你的草鞋不草鞋幹什麼啦！

阿金：大嫂子，你是知道的，我嫁到小根家來不久，他就拋下我一個人跑去當兵去了，我們又都這麼年輕，你叫我怎麼不掛念他呢！

陸大嫂：阿金，別老說這些傻話了！小根是生是死還不知道，你就這麼哭哭啼啼的

幹什麼！

阿虎：（指着東方）你們快瞧！那邊的火越燒越大了啊！

陸大嫂：真啦，大半邊天都燒紅了！

阿金：那我們的天京恐怕真完了啊！

農婦乙：（惶極，跪下）菩薩老爺！保佑保佑我們，救救我們的天京啊！

陸大嫂：別叫菩薩！（虔誠的跪下）天父天兄啊！快救救我們，救救我們的天京！

請您們大顯天威，快叫我們的天兵把那些攻城的妖兵們殺一個一乾二淨啊！

阿虎：（興奮）你們別在那兒儘叫天了！大家都得想想：要使妖兵們殺到我們那裏來了，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是不是都把腦袋伸起讓他們來像殺鷄樣的，一個個的砍！

陸大嫂：沒那麼容易！

阿金：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阿虎：（激憤）我說嗎？他們殺到那裏來了，我們就同他們硬幹！大夥兒有刀的拿刀，有槍的拿槍，沒有刀槍的，鋤頭也行，棍棒也行，石頭灰包都行，我們那裏的人，不管男女老幼，大夥兒都得一條心，等他們殺來了，我們就跟他們殺一個你死我活！

陸大嫂：好！

阿金：阿虎的話是對的，我們就照着他說的辦！

老爹：（搖搖頭）阿虎！你別說得那麼起勁，我看他們不會來殺我們的！



阿虎：老爹！你別糊塗！從前我在忠王那兒當伙夫的時候，不曉得跟妖兵們打過多少次數仗，他們亂殺老百姓的情形我怕我還只才看到過一次麼！

老爹：你聽我說，阿虎！要使他們都把我們這些老百姓殺光了，那還有人來替他們做牛馬呢，我現在担心的倒不是這個，我最怕的是我們天京，一被打破，我們死罪免了，活罪却難逃啦！

農婦乙：老爹的話也有道理！

阿虎：老爹！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爹：你人還年輕，你真難懂我這話是什麼意思，如果你爸爸還在世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懂了，我問你：你還記得你們從前的東家是誰嗎？

阿虎：我還記得：就是那個吳二老狗！不是說早都逃到上海去了嗎？

老爹：是的，十多年前就逃到上海去了，我還要問你：你還記得你爸爸付不起租米的時候，常常被他抓去吊打的事嗎？

阿虎：我怎麼不記得呢！我爸爸就是被那老狗逼死的啦，我那時候人雖說還很小，我真恨不得吃那老狗的肉，喝那老狗的血啊！

老爹：聽我說，阿虎，要使我們的天京真完了的話，那個老傢伙馬上就會跑回我們邨裡來，吃我們的肉，喝我們的血了！

陸大嫂：是啦，我們這兒邨裡的人，從前都是吳二老爺的佃戶，要使他真的回到這兒來，那可怎麼辦呢！

阿金：我們這兒從前天王發給我們的田地，不都會被他們收回去了麼？

老爹：那還跟你客氣！只要他不追繳我們十多年來的欠租就算是他有良心了！

陸大嫂：要果真把我們的田地收回去，那我們怎麼活得下去啦！

農婦乙：天啦，我們這些人不都該餓死了麼！

陸大嫂：要使他追繳起十多年來的欠租來，我們那條大牯牛一定會被他擄去的，叫

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好耕田種地呢！

Shanghai

阿虎：（義憤填胸）你們別那麼怕！如果吳二老狗一面到我們鄉裡來，瞧我一個人去把他媽的一家殺光！大家怕他幹什麼！

老爹：你把他一家殺光了又有什麼用處呢！你覺得只要這麼一幹，我們就可以不做牛馬了麼！你這傻孩子真在做夢！

陸大嫂：半年多前，我有一個親戚從上海回來說，吳二老爺帶去的金銀珠寶，一大半都捐給上海的洋兵做軍餉去了，我真不懂像他那樣一個一錢如命的守財奴，爲什麼突然會那樣的捨得！

阿虎：那有什麼稀奇呢！只要洋兵一來把我們的天兵殺滅，他馬上就有翻身的一天了啦！

農婦乙：那怎麼得了呢！吳二老爺一翻了身。我們不是一生一世都要做他的牛馬了麼！

老爹：（愁嘆）咳，想到將來的日子，我真不知要怎麼樣才可以活得下去啊！自從

十多年前，我們天王定都天京以來，這些年頭，我們一沒有種籽，忠王就會給我們種籽，一沒有耕牛，忠王也就會給我們耕牛，一沒有糧食，忠王也就會給我們糧食，租稅又那麼輕，隨便就派我們老百姓吃官司的事，更可以說完全沒有，雖說這十多年來都在兵慌馬亂中，可是我們也過了不少快快活活的日子，萬一妖兵們真把我們的天京打破了，不消說我的金生會被他們殺掉的，（悲憤）我還想活着幹什麼！難道我當了半世的牛馬，吃了半世的苦頭，受了半世的活罪還不够麼？不，我從小長大，我的苦日子已經過得够多了！只要那些妖兵們一到我們邨子裡來，不管他們想不想殺我們，我都要拿我這幾根老骨頭去同他們拚！

阿虎：只要老爹都捨得拚老命，我們這些年輕小夥子誰還敢貪生怕死呢！現在我們苦就苦在不知道大京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啦！

阿金：是啦，我那小根真不知還是死是活啊！

陸大嫂：我們叫一個人到前邊邨子裡去探聽探聽消息好不好？

阿金：好啦。

農婦乙：誰願意去呢！

陸大嫂：沒有人去，我自己去！

老爹：你們快瞧！那邊天脚下的火越燒越大了！看這情形，我們的天京一定是凶多

吉少啊！

（大家都在驚震中掉轉頭去看火燒）

（金生狼狽上山，忽聞山上人聲，連忙將身子閃避在一株松樹下，隨即拔出劍來，不時探頭外視）

阿虎：（爲響動聲所驚，連忙折轉身來）是誰啦？

阿金：（跟着一驚）有人嗎？

阿虎：一定有的，不知是誰從那邊走了過來！

陸大嫂：（驚問）在什麼地方嘞？

農婦乙：你怕在活見鬼啊！

阿虎：（向松樹邊走了過去）不，我聽得很清楚，就在這邊！

（金牛挺劍而出，彼此相顧大驚）

金牛：（驚喜）你，你是阿虎哥嗎？

阿虎：（驚喜）是的，我是阿虎，金牛，你來得真好，你爸爸也在這兒啦！

老爹：（悲喜交集）啊，金牛！金牛！……

金牛：（奔了過去）爸爸！……

阿金：（驚問）金牛哥！小根呢？你到回來了，小根究竟怎麼樣了啊？

金牛：（淒然的望着阿金）小根嗎？……

陸大嫂：（急問）金牛！你快說！天京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啊？

農婦乙：是啦，金牛！你快把天京的情形告訴我們啦！

老爹：真的，金生！天京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啊！

金生：天京嗎？……我們的天京已經被妖兵們打破了啊！

阿金：（大驚）哦，真嗎？我小根一定也完了啊！

陸大嫂：（悲嘆）唉，這可怎麼辦呢？

農婦乙：（悲嘆）菩薩老爺！您真太沒有眼睛了啊！

老爹：那末，京城究竟是怎麼樣失的呢？

金生：（激憤）今兒中午，我們正在四城門上跟妖兵們拚命激戰的時候，突然在我們遠遠的城邊，天崩地裂的大大的響了一聲，霎時一陣灰沙直冲上了半空，飛磚走石跟着像大雨似的滾落了下來，原來我們中了妖兵的地雷，把我們的城牆轟倒了好幾十丈！城外的妖兵妖將一見我們的城牆轟倒，就像潮水樣的拚命從那缺口裡衝了進來，我們的弟兄們也不顧死活的奮力跟他們在城裏巷戰，從中午打到晚邊，我們東南西北的城門都被他們佔了，忠王看到京城已無法可救，



才下令焚燒各個王府，率領着一枝天兵，保護着幼主，拚死命的才從那缺口裏衝了出來，我們的忠王現在還不知被妖兵的馬隊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老爹：（悲嘆）唉，真想不到我們的天京就這樣就完了啊！

阿虎：妖兵進城，我們死傷的人很多嗎？

金生：（悲痛）那还用說麼！曾國荃的妖兵一轟進城來，不論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我們城裏的兄弟姊妹們，有的投河，有的吊頸，有的自刎，有的被殺，當我跟隨忠王衝出城來的時候，聽到滿街滿巷哭聲震地，秦淮河中，浮滿了屍身，那麼深長的河水完全變成了一條血流，我們城中的兄弟姊妹們恐怕全都被曾九的妖兵們慘殺完了啊！

阿金：那末，小根呢？金生哥！你們是長在一塊兒的，難道你會不知道他的下落麼？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啊！

金生：小根！……當我同他一塊兒跟妖兵們巷戰的時候，他還很勇敢的用六桶大桶

的火藥去澆燒敵人，拚着死命，想阻止着敵人前進，那曉得敵人從暗中放過來一陣排槍，却把他打死了！

阿金：（痛哭）天啦！小根死了，叫我一個人怎麼活得下去啊！

金生：阿金姊！你別要太難過了，小根死的時候對我說，假使我還有機會可以碰到你的話，要我勸勸你，他說他死得很快樂也死得很值得，要你不要太傷心！

阿金：你想我怎麼會不傷心呢！

金生：（忽然驚覺）哦呀，爸爸！這下邊的岩洞口我還藏得有一個人啦！

（急奔了下去）

老爹：在什麼地方？

金生：（跑着答應）就在這兒，我馬上就來。

老爹：是誰啦？

阿虎：真的，是誰啦？

（大家都跑了過來，向山下望去）

（一會，金生保護着忠王妃踉踉蹌蹌的走上了山來）

金生：爸爸！這就是我們的忠王妃啊！

老爹：（慌忙跪下）啊，王妃！

（衆人也跟着一齊跪下）

王妃：（帶着無限的驚愁，努力支持着飢疲已極的身體，她一見樸素真誠的農夫農婦們一齊跪在她面前，她感動得眼淚都快要流下來了）各位兄弟姊妹都請起來，以後請別再對我行這樣的大禮了！

（衆人站起，都滿懷着無限的同情把王妃望着）

老爹：金生！你這孩子做事真糊塗，你爲什麼不早把王妃請到這兒來呢！

金生：我恐怕這兒有妖兵，所以才先一個人跑上來探望，要曉得是你們在這兒的話，我早就把王妃請上來了。

王妃：（憂傷之至）金生！忠王不知殺到什麼地方去了啊？

金生：我也不知道啦！剛才敵人的追兵在那邊橫截着我們的去路的時候，我還瞧見殿下帶着幾十個弟兄不顧死活的拚命朝前衝，後來等我殺退了幾個衝過來的妖兵，保護着王妃想從那兒的山路上追趕上前去的時候，却連忠王的影子都看不

見了！

王妃：幼主呢？

金生：那我更不知道了啦。

王妃：幼主那麼年輕，該也不會！……

金生：我想：幼主不會死的，多半跟着忠王衝走了。

王妃：那末，他們究竟衝到什麼地方去了啦？

金生：是啦，這却叫人很難猜測了！這一帶山地的小路又多，我真擔心他們會迷路

呢！

王妃：（悲嘆）唉，上帝啊！我們的天國，就這樣就完了麼！現在我們的天京破了，好幾萬的兄弟姊妹們被殘殺了，幼主和忠王也不知衝殺到什麼地方去了，黃先生十多天前跑到妖營去勸說曾國荃，聽說又被那執迷不悟的狗奴才殺害了，敵人的軍隊又四面八方向我們追來，只要一碰到我們的人不管男女老幼就隨意搜殺，現在我們還有什麼多的希望呢！完了，完了，我們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就這樣就完了，萬一忠王有什麼不幸，我還能活得下去麼！我真悔恨爲什麼沒有被妖兵們殺死呢！我索性死了，不還痛快點麼！

金生：請王妃別要這樣的悲傷！我們只要一探聽到忠王的下落，馬上就可以把王妃送去的，這兒的荒山上面不好久留，翻過這邊的小山，就是我家的茅屋，還是請王妃暫時到我家裏去躲藏一下再說吧，（轉對阿金）阿金！請你快來扶一扶王妃吧！

（老爹在前領路，阿金陸大嫂走過來扶着忠王妃向前邊山下走了過去，金生護

衛看，×隨在後邊）

阿虎：（立在山邊）金生哥，請慢點走！

金生：（一邊走邊答）你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

阿虎：我問你，要使妖兵們追到我們那裏來了，你打算怎麼辦？

金生：（走得更遠了）大夥兒去殺他媽的一個滾手不及就得了啦！

（金生的身影消逝）

阿虎：好！真不愧是我們中的第一條好漢！

（阿虎欲走，忽然聽到身後響過來一陣脚步聲，他驚住了，傾耳細聽，半山中  
有幾條狗在狂吠）

（那脚步聲越響越近了，他連忙閃避在一堆大石下，想偷看一個明白。）

（斜月被烏雲遮却，像落淚似的疏星，早已暗淡無光）

（山前山後，鷄鳴犬吠，夜已經很深了。）

（突然有一個人影，散髮仗劍，踉蹌着奔上山來，他昂首望着東邊天上還在燃燒着的紅光，不禁憤然長嘆，他側身靠在一株松樹上，彷彿已經疲困到了極點似的，他把腰帶解了開來，順手掛在松枝，靠了一會，他又急急忙忙的走下山去了。）

（阿虎跳了出來，將松枝上的黃緞帶取下來看了一眼，非常驚喜）

阿虎：（驚呼）金生！金生啦！你快點轉來！快點轉來啦！

金生：（在山腰中）你拚命的叫我幹什麼？

阿虎：你快點轉來嘛，我有件要緊的事情告訴你，快點啦，快！

（一會金生奔了回來）

金生：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阿虎：（把緞帶遞給金生）你瞧，這玩意兒要什麼樣的人才？

金生：（驚喜）你在什麼地方得到的？



阿虎：就在這兒的樹枝上，剛才我親眼看見一個人掛在這兒的。

金生：那人呢？

阿虎：才從這兒走下山去了。

金生：（狂喜）啊，好極了！好極了！你快拿着這緞帶去告訴王妃，讓我馬上去追他

！  
（金生連忙轉身奔下山去，阿虎也彷彿知道了那人是誰似的，也帶着驚喜連忙跑了下去）

（過了一會，忠王同金生從山下走了上來）

金生：殿下！我們真萬沒有想到：您也會走到這兒來了啊！

秀成：王妃呢？

（衆人護衛着王妃走回山來）

金生：這兒不是王妃嗎？

（兩人相見，悲喜交集，王妃奔了過去）

王妃：（淚下）殿下！我真想不到還能再見着您啊，這不是夢吧？不是的，絕不的，我分明看見了您了啦！您身上沒有受傷嗎？（注視秀成）啊，我現在的心可以放下去了啊！（忽然驚覺）噫，殿下帶領着的弟兄們呢？

秀成：（痛苦地）全被敵人的追兵衝散了！

王妃：（大驚）那末幼主呢？

秀成：也被敵人的追兵衝散了！

王妃：天啦，幼主該也不會被敵人的追兵捉着吧！

秀成：幼主早就換騎着我的戰馬，我想是可以走脫的！

王妃：幼主那麼年輕，從來沒有經過戰陣，這一帶又山多路險，四面都有敵人的追兵，他怎麼可以走得脫啦！唉，現在我們是慘敗了！慘敗了！可是是誰使我們慘敗到這麼一步田地的呢？如果天王能够採納殿下的一切計謀，我們會慘敗

的麼？如果洪氏四王也能像殿下那樣的勤政愛民，我們會慘敗的麼？現在我們的天京算完了，我們的太平天國也會跟着就完了，可是這該怪誰呢？唉，我一起想起這些事上來，真又要叫我傷心痛哭了！

秀成：賢妃！過去的事就讓牠過去算了！我們怨天怨地的又有什麼用處呢！現在我們的天京雖然破了，我們城裡的兄弟姊妹們雖然被殺光了，你以為我們太平天國也就會跟着完了麼！賢妃，您想錯了！您真想錯了！您應該堅信：我們太平天國還沒有完！還沒有完！

王妃：怎麼說還沒有完呢？殿下！

秀成：現在我們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合計還有數十萬天兵，湖州廣德一帶也還在我們塔王的手裡，我們的天國怎麼就算完了呢！還沒有完的，賢妃！我們只要能夠跳出這兒的虎口，逃奔到塔王那兒請相信我，相信我們身經百戰的數十萬太平戰士我們很快就可以設法復興我們這殘破了的天國的！

王妃：我當然是相信殿下，可是我們長江南北兩岸的天兵天將們萬一聽到天京失陷的消息，就動搖了起來，那可怎麼辦呢！

秀成：不會的！賢妃，您請放心！我們南北兩岸的弟兄們只要一聽說我逃奔到了湖州，我相信他們是絕不會動搖的！現在這兒不能夠多停留了，敵人的馬隊正從四面八方向我們追來，我們得馬上就走！（轉對衆人）各位兄弟姊妹！你們都願意把我們護送到湖州去麼？

農民們：願意的！

秀成：如果妖兵們知道了，各位都要犯死罪的，你們都不怕麼？

阿虎：我們怕什麼！只要能夠護送殿下到湖州，那怕就殺了我們全家，我們也願意！

秀成：好！謝謝各位兄弟姊妹！那我們就想法子走吧！

老爹：殿下！聽說從我們這兒到湖州的各個隘口，都有妖兵把守，像殿下這樣打扮

，怎麼可以逃得過去呢？

秀成：是的，那我們都得改裝才行！

老爹：改裝也還不够啊！殿下！我有一個該死的請求，不曉得殿下願意做麼？

秀成：你有什麼好辦法，請快說吧！

老爹：我想請殿下把頭髮剃掉！……

秀成：（一驚）頭髮剃掉？……

王妃：那怎麼成呢？

老爹：殿下如果不剃頭，不梳辮子，那怎麼能夠逃得脫妖兵們的盤查啦！

秀成：（焦慮）……

陸大嫂：那有什麼要緊呢，殿下到了湖州再把頭髮留長起來不是一樣麼？

老爹：（堅懇）對啦，現在殿下最要緊的是能夠想法子到湖州，如果殿下還像這樣的

留着長髮，萬一路上被人查了出來，那我們的太平天國不是完了麼！請殿下快

依我這該死的老骨頭的請求，快到我家裡去把（指着自己的頭髮）這一圈的頭髮剃了再走吧！

秀成（堅決反對）我絕不能這樣做的！我們太平軍留着滿頭的長髮，正表示我們是一個漢族中的堂堂男子，絕不是跟滿洲韃子叩頭請安的無恥的奴才！我身為漢族國家的大臣，怎好隨便把自己的頭髮剃掉呢！我如果把頭髮剃了，就算能够平安的逃到湖州，我有什麼面目去見我自己的部下啦！萬一中途不幸被擒，那我一定會被妖兵們恥笑，說我也沒廉恥沒骨氣了，那我死也不能那麼做的，我很感謝你們，這樣誠誠懇懇的替我担心，怕我不能逃脫虎口，可是如果你們一定要我把頭髮剃掉的話，那我也只好跟你們告別了！

老爹（惶急）不，殿下！你不能隨便亂走的，這是我的錯，這是我這個老糊塗一個人的錯，我們是爲了殿下的安全，才有這種該死的請求，殿下覺得不對，不應該那就算了，我們不是說過麼，那怕死我們也願意送殿下到湖州的！

阿虎：是的，我們是不怕什麼的，那就請殿下快想法子走吧！

王妃：（感激）你們這樣的熱情，這樣的誠懇，我們真不知要怎麼樣才能感激你們啊！

（山脚下，突然響過來一陣奔騰着的馬蹄聲）

（山上的人均聞聲大驚）

金生：（驚詫）哎呀，糟了！恐怕是敵人的追兵來了！

阿虎：（驚憤）那一定是的，讓他媽的來吧，來，我們就跟他們拚！

阿金：（驚慌）王妃！快逃吧！

老爹：殿下！請跟我從這邊走！

（大家在震驚慌亂中向山下散走）

（奔騰着的馬蹄聲越響越近）

（嘈雜的人聲和混亂的脚步聲一陣陣的冲了上來）

馬蹄聲

121



(蕭孚泗，帶着一羣清兵，如狼似虎的衝到荒山之上)

蕭孚泗：(怒斥陶大)這兒那裏有什麼僞忠王啦？你這混帳東西，真會造謠！

陶大：(惶悚)稟大人，剛才我在山脚下聽說僞忠王確實逃到這兒來了啦！

孚泗：你究竟聽誰說的？

陶大：我聽到我的隣居說的！

孚泗：你究竟認不認識他？

陶大：我……我……我……

孚泗：(怒驚)胡說！(命令)快搜！

(清兵向四處搜尋，)

(一會，三數清兵挾着秀成走上)

清兵甲：稟大人！這是在半山裡搜捕到的一個長毛頭兒！

孚泗：(大喜)你叫什麼名字？

秀成（怒視孚泗，無語）

陶大：（又驚喜又胆怯）稟大人！李秀成多半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偽忠王啊！

孚泗：（注視秀成，斂笑）唔，好極了，好極了，你就是李秀成嗎？

秀成：（傲然立着，依舊無語）……

孚泗：（狂喜）哈哈，李秀成！你爲什麼不說話呢！真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了，（忽然收了笑容，命令）來呀！趕快把他帶走！（轉對陶大）好小子，你的運氣來了，快跟你爺爺到大營領賞去吧！

（清兵剛欲挾走秀成，忠王妃持劍奔近孚泗，迎胸就刺了過去）

王妃：（發狂似的）你這狗！

孚泗：（閃開）這是那兒來的妖婦！把她殺掉！

（清兵亂劍齊下，王妃重傷倒地）

（秀成怨憤之至，掙脫清兵的挾持，奔過，將王妃抱起）

秀成：（悲呼）賢妃！賢妃！……

王妃：（彷彿忘去了痛苦似地）殿下！請您別要悲傷！您想您死了，我一個人怎麼可以活得下去啦，我現在很快活，我想我們很快就可以在天堂裏見面了，而且我還相信，你會像十六七年前在我們廣西鄉下那樣，大聲的唱着山歌給我聽呢！……啊，上帝真太殘酷了，他鼓勵我們在地上建立起來了人間的天國，爲什麼又讓妖兵們來把我們的天國毀滅了呢？（痛苦，怨憤）唉，上帝真……

太：殘酷……了啊！（王妃死去）

秀成：（緊抱王妃，憤然無語，淚數行下）

孚泗：（命令）走！

（清兵抓起秀成。）

秀成：（憤極掙脫）放手！（怒對孚泗）你們這批無恥的奴才，快把我送到同治狗鞭子

那兒去換取大官大爵去吧！

柳棍

（蕭孚泗押着李秀成急下，陶大同三五清兵尙留後未行，正欲走時，金生，阿虎，老爹，阿金，率領着無數農民，手持鋤棍刀槍憤吼着，一齊奔上）

阿虎（迎胸給陶大一梭鏢）你這沒良心的狗！

金生（憤極）不要放走一個！

（一陣刀槍鋤棍，陶大和清兵，全被打翻）

老爹：妖兵從這兒走下去了，快追！

金生：快去奪回我們的忠王！

阿虎：快！

（大夥兒剛欲奔殺下山，一陣排槍突從山下打上山來，金生阿虎和阿金都中彈倒了！許多人驚避到石堆下）

（金生阿虎掙扎着爬了起來，走不到幾步又都先後暈倒在地）

（老爹連忙奔近金生的身旁）

金生：（再忍痛掙起，狂呼）弟兄們！快！”去把我們的忠王奪回來！

（山下又打上來一陣排槍）

（金生橫倒在老爹的懷中）

——幕 落

## 第四幕

時間：太平十四年七月初六日——深夜。

人物：

李秀成 黃公俊 蕭孚泗 林福祥 清兵

景：

曾國基金陵大營中的一室。

室的左邊有一圓門通室外走廊，右邊上方有幾扇玻璃窗，從窗口外望，天上是一片無邊的黑暗。正中有一大門，門外有甬道與李秀成囚禁室相通，室外燈光暗弱，甬道盡頭處的囚禁室外立着幾個守衛的清兵，室中只放置着一桌數椅，兩壁，左懸弓箭，右掛刀槍，室內外的空氣，都顯得異常的陰森，幽暗和肅殺。

幕啟時：前浙江布政林福祥正在室中徘徊，他彷彿心中隱藏着很大的痛苦無法解脫似的，他憂鬱焦灼，在嘆聲嘆氣中抬起頭來對李秀成的囚禁室探視。這時室外走廊上忽響過來一陣沉重的脚步声，蕭孚泗傲慢自得高視闊步的從門外走了進來。

孚泗：福翁！我哪兒沒有找遍，您才在這兒吡。

福祥：是的，我在這兒。

孚泗：聽說僞忠逆李秀成的供狀，今天已寫好了，福翁可曾看到過？

福祥：早就看過了。

孚泗：那裏邊說些什麼？

福祥：說的事兒很多。

孚泗：兄弟生擒着他的情形也寫上去了嗎？

福祥：也寫上去了。



孚泗：沒有罵吧？

福祥：他似乎忘記了，可是對於我們的朝庭，他却一點也沒有忘記！

孚泗：他敢罵我們的朝庭？

福祥：他罵得真厲害啦，我隨便唸兩句給孚翁聽聽，好嗎？

孚泗：得了，得了！還是請您別要唸吧！我看，這逆賊真不想活了！

福祥：他似乎遭擒之後，也就沒有存心想活過啦。

孚泗：福翁跟李逆是舊識，你覺得他這人究竟怎麼樣？

福祥：孚翁不怕兄弟出言放肆吧，我看完了他的供狀以後，真不能不叫我驚佩：李

秀成的確是一個智勇雙全的能臣，真不愧是僞太平朝的第一個大英傑！

孚泗：（惡意的笑）嘿嘿！真想不到福翁也稱讚李逆是英傑來了，（有點生氣似的，）如果李逆真配算是一個大英傑的話，那我却要說：他真不愧是一個長於對老

百姓玩騙術的第一個大英傑了！

福祥：爲什麼孚翁也生起這樣大的氣來？

孚泗：今兒晚上我們金陵城中發生了一件可怕的怪事，您可知道嗎？

福祥：（一驚）是什麼樣的怪事？我一點也不知。

孚泗：還不是又與李逆有關的事兒！

福祥：（驚詫）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孚泗：說起來真可恨極！李逆秀成平日的騙術，真把金陵城中的老百姓麻醉得好

慘！

福祥：李逆秀成究竟玩了什麼樣的騙術？竟把孚翁急成了這個樣子。

孚泗：事情是今兒開始發生的，大約是在黃昏時候全金陵城中的許多老百姓，不知爲了什麼，突然挨門挨戶的，把自己的門面緊緊關閉起來，我們的兵勇去跟他

們買東西，他們不賣，問他們爲什麼要這樣關門閉戶，他們不理，有許多兵勇氣極了，跑去打他們，罵他們，他們却不還手，也不還罵，一個個都像死了親

爺親娘似的，哭喪着臉，敢怒而不敢言的避走了！這麼一來，倒反而把我們的兵勇們弄得莫明其妙！

福祥（驚疑）是啦，這件事兒倒真奇怪極了！

孚泗：奇怪的事兒還在後頭呢！後來我聽到這消息，心裏便大吃一驚，我連忙帶着幾個便衣親兵，想跑出去查一個明白，我穿了許多大街小巷，路上都是靜悄悄的，連半個人影子都沒有瞧見，我走來走去，想不到竟跑到了桃葉渡附近一帶的貧民窟裏，那地方沒有街燈，眼前黑暗得可怕，我正想拆身走轉來的時候，我忽然聽到一陣哭聲，很悽慘的傳到我的耳中來，我驚忙了！心想：這是那兒來的哭聲啦？我們立在那兒聽了一會，便跟隨着那陣哭聲追了過去，那哭聲越來越大，彷彿全貧民窟裏的百數十戶人家都在同時出喪舉哀似的，那片哀號的聲音真是慘痛極了！我們一走便走到一家茅草屋的門前，那薄薄的木板門是關着的，我們輕腳輕手的走近那兒的破窗口向裏邊看去，却瞧着一大堆人跪在一

座靈位前，正在那兒悲悲切切的放聲痛哭！我們連忙打破門進去一看，慙猜：那座靈位供的是誰？

福祥：誰呢？

孚泗：（切齒）就是僞忠逆李秀成！

福祥：（一驚）哦！

孚泗：原來金陵城中的老百姓，都以爲我們昨兒把李秀成殺了，所以他們罷市閉戶，偷偷的設起他的靈位來哭祭他！

福祥：（長嘆）咳，這可見李秀成得民心之深了！

孚泗：（不高興）哼，什麼叫做得民心不得民心！那般無知無識的愚民，簡直是受毒太深了！

福祥：這件事情您曾經稟告過會中堂嗎？

孚泗：早就去稟告過了！

福祥：中堂怎麼說？

孚泗：曾中堂倒沒有說什麼，他只現着臉，心裏好像很難過的樣子。可是我却有些火了，我很氣憤的請求中堂，立刻就將李逆秀成，綁赴刑場去梟首示衆，我想我這種請求該也很名正言順的吧，可是福翁您猜，我們中堂却怎麼表示？

福祥：中堂怎麼表示？

孚泗：他却一聲不響，只對我搖了一搖頭！那時候九帥也在座，他好像也有些忍受不住了，他却主張三兩天內，遵旨將李逆檣送京師，讓刑部去儘法懲治。

福祥：這樣，中堂總會贊同的了？

孚泗：不！中堂還是搖了一搖頭！

福祥：這倒奇怪了！那末中堂究竟主張怎麼辦呢？

孚泗：中堂堅定的說：我們還是得用盡一切方法去勸說李秀成投降！

福祥：爲什麼一定要李秀成投降呢？我真不懂。

孚泗：我也是這麼想啦，可是我們中堂說：第一，長江南北兩岸還有數十萬髮賊，得豕突狼奔的拚命向四處逃擾，第二，金陵城破後，被我們殺剩下來的零零碎碎的搜捕着的萬多俘虜，一直到了今天，還得誓死不願投降，第三，髮賊的老巢雖破，首領諸酋雖也多數被誅，可是他們民心未去，到處潛伏着的黨羽還多，這時候，如果李秀成能夠投降到我們這邊來的話，那末，上面所說的這種種困難，我們都可迎刃而解了！

福祥：中堂的話是不錯的，這十幾天來不是天天都有人去勸麼？可是李秀成死也不願投降，您把他有什麼辦法呢！

孚泗：是啦，所以，我們中堂正在物色一個有辦法的人去說他。

福祥：已經物色到了沒有？

孚泗：早物色到了。

福祥：誰？

孚泗：(狡笑)不在天邊，就在眼前，福翁！就是尊駕啦！

福祥：(震驚)是我，真是我嗎？孚翁！請別要說笑話了！

孚泗：(厲色)誰同您說笑！正正經經的，這是我們中堂要我來傳達給您的命令！

福祥：(大大的不安)命令！難道中堂不知道我不願意去見李秀成的嗎？

孚泗：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呢！正因為中堂知道您在杭州被李秀成俘虜着的時候，

同他有一面之緣，所以要勞駕勞駕您去替我們英明的皇上辦一辦這件大差事了！

福祥：(懇求)孚翁，我們是至交，請您原諒原諒我的苦衷，我怎麼好去見李秀成呢

〔兩年前我在杭州被賊兵抓着的時候，他却並沒有把我當成俘虜，完全把我看成是他的上賓，我住在他的書房裏，要吃什麼就吃什麼，要用什麼就用什麼，

要說話就說話，要玩兒就玩兒，一天到晚無拘無束的簡直在那兒過的是神仙日

子。後來，我那在打仗時失蹤了的大孩子他也費了許多力替我找回來了，臨別

的時候，又還送了我八百兩銀子的路費，另外又還派了好幾隻船把我護送出境



，像他這樣好的情誼，您叫我怎麼好去勸他！您是知道的，自從他被捕到這兒來後，我就連看都不敢去看他啦！

孚泗：爲什麼不敢去看他呢，您應該明白，我們中堂正因爲怕他恥笑，所以待他一個人也很不錯啦。

福祥：話不能這麼說，試問誰有那樣大的胆識也敢像他待我們一樣，可以派幾隻船把他護送出境！

孚泗：（譏笑）哼，像這種不怕腦袋搬家的胆識，找遍我們全大清帝國恐怕只有我們林福祥林大人才有了。現在我也不敢跟您多廢話了，我只請問：我們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中堂大人的命令，您究竟服從不服從？

福祥：曾中堂的命令我都服從！……

孚泗：好！

福祥：可是，只有這一件命令我却不敢服從！

孚泗：福祥！這却不能怪兄弟的沒有情誼，我沒有辦法，只好照您所說的去對中堂

覆命去了。

福祥：（堅決地）那可聽隨尊便，兄弟準備着隨時聽候中堂的參辦的。

孚泗：（頓了下來）福祥，您爲什麼要這樣的固執呢，您叫我怎麼好去交差啦。

福祥：您老老實實的去對中堂說就行了！

孚泗：我們是多年的至交，您以爲我真要那樣去辦麼！那真未免太笑話了！

福祥：可是孚泗總得給兄弟想想辦法才行，您想，我有什麼面目好去勸說李秀成呢

！您不知道，我的心裏真痛苦死了！

孚泗：您讓我想想看（凝思了一會）啊，有了，有了，不過能不能夠成功，我可沒有

把握，這得先跟您聲明（對外高唱）來呀！（一清兵走入）去把黃公俊跟我帶到這

兒來！

福祥：（驚問）您要黃公俊來幹什麼？

孚泗：（彷彿很得意）我要他來替您解圍！

福祥：您是說要他去勸李秀成投降，是不是？

孚泗：對啦。

福祥：（冷笑）您想錯了，孚翁！半個月前，他倒是來勸我們投降的，現在他怎麼肯

去勸說李秀成呢！

孚泗：這麼說來，那我只好勞煩尊駕了？

福祥：不行的！我不是給你說過了麼！

孚泗：（冷笑）那您就用不着說那麼多廢話！待一會兒您瞧吧，我自有我的辦法！

（黃公俊手帶鉄鍊，憔悴骨立，被一清兵帶了進來。）

孚泗：（假笑）啊，黃先生請坐！請坐！（轉對福祥）黃先生是我們中堂大人和九帥的同窗老友，從前在湘鄉的時候，道德文章，素來都爲我們所景仰的。

福祥：是的，我很知道。

孚泗：（命令）來！快把黃先生手上的鍊子開掉！

（清兵走近想與公俊打開鉄鍊。）

公俊：（毅然拒絕）用不着！

孚泗：爲什麼呢？

公俊：（憤然）因爲我覺得很舒服！

孚泗：（苦笑）那兄弟就只好從命了，（怒對清兵）還立在這兒幹什麼，快走開！

（清兵退出）

孚泗：黃先生近來的身體可好？

公俊：（憤然無語）

孚泗：前兩天聽我們中堂說：現在髮賊全滅，很快就可以護送黃先生回湖南了，而

且自從我們九帥通知了尊大人，說先生現在很平安的住在曾營，聽說尊大人得

到這個消息後心中也很快活，也許最近還會趕到金陵來探望先生呢！

公俊：（憤視孚泗，依然無語）

孚泗：黃先生可知道李秀成這兩天來，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執迷不悟了嗎？（公俊還是默然不語，孚泗連忙轉視福祥）這真是我們大清皇上的洪福啦，福翁，您說是嗎？

福祥：（不知怎樣答覆才好）唔！

林福祥  
李秀成

孚泗：我想黃先生不應該……不應該像從前那樣……那樣固執了，現在髮賊已滅，我們中堂也知道黃先生很重道義的，如果黃先生不願出仕我朝的話，他也很贊同黃先生去退隱山林的。像我們中堂和九帥總算很對得起他們的老朋友了！（再轉對福祥）您說對嗎？福翁！

李秀成

福祥：（依然用鼻音來答覆他）唔！

孚泗：兄弟今兒奉了中堂的命令，有一件與幾十萬人的性命有關的事情想暫託暫託

黃先生，不曉得黃先生願意聽嗎？

公俊：（還是默不一語）

孚泗：我說的是：李秀成近來雖然比從前要好說話得多了，可是他的心思還是不十分想得開，假如他真能够決心站在我們這邊來，多少替我們皇上效效力的話，那末長江南北兩岸的髮賊馬上就可以招撫，好幾十萬人的生命也可以保全了，因此，我們曾中堂和九帥都很想請黃先生（不敢直說下去）：請黃先生幫一次大忙，而且就只請幫這一次大忙……去，……去，……

公俊：（壓制着胸中的憤火）請你別要再說下去了吧！蕭孚泗！你過來！

孚泗：（驚喜）黃先生要對我說什麼話嗎？

公俊：唔，我有好多話得對你說，你請走過來一點！（蕭孚泗喜出望外，連忙走進

公俊）

公俊：（憤火中燒，突然跳了起來，雙手捧着鐵鍊，對準蕭孚泗，迎頭就是一頓毒

打)你這狗！你這漢奸！你這奴才的奴才！你竟敢說出那樣的話來侮辱我，侮辱我們忠王，你沒有想想：你們這批狗奴才的骨頭有多重，你們忘了自己的祖先，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甘心情願的去跟異族做牛馬，做奴僕，做凶惡無比的獵狗！幫着我們民族的敵人來屠殺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幫着我們民族的敵人來繼續霸佔我們數萬萬方里的錦繡河山，像你們這批無恥的漢奸還算是中國人麼！(兩個清兵奔來抓公俊)你快去告訴你們的曾中堂曾九帥，你說：我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挖他們的心肝五臟！像他們那樣無恥惡毒的漢奸，都配跟我做朋友麼！

孚泗：(暴跳)快把這發瘋了的老賊跟我抓出去！

(清兵將黃公俊抓走)

公俊：(掙扎，憤罵)你們這批漢奸奴才自以為做一生一世的狗，就可以安福尊榮了麼！你們在做夢，瞧，你們的主子就要設法來烹你們了！



(公俊被強拖了出去)

孚泗：(大怒)我要是不看在中堂和九帥的面上，真想幾刀把這該死的老賊劈了！

福祥：(很痛苦的長嘆了一聲)唉！

孚泗：(怒令)來呀！(一清兵走進)快去把李秀成帶到這兒來！

清兵：是，(急退下)

孚泗：福翁！兄弟總算仁至義盡了！

福祥：(痛苦地)真是對不起得很。

孚泗：(欲走)兄弟現在可不能奉陪了。

福祥：(慌急)那怎麼成呢！

孚泗：(發怒)爲什麼不成！難道福翁也跟着附和髮賊了麼！這是會中堂的命令，誰

反抗誰就該死！

(孚泗憤然走去)

福祥：（陷入極端痛苦中）這叫我怎麼辦呢！

（甬道上傳來一陣腳步聲）

（福祥奇窘，惶然失措）

（李秀成被清兵押入）

福祥：（羞慚）殿下！您還認識我麼？

秀成：（想了一想）彷彿在哪兒見過，您是……您是林福祥林先生嗎？

福祥：是的。

秀成：（態度從容）啊，巧極了！我真沒有想到在這兒還能夠碰到林先生啦！

福祥：（不安）是的，我也做夢都沒有想到。

秀成：令郎還好嗎？

福祥：託殿下的福，小兒已經長得很大了。

秀成：我們在杭州一別，快有三年了吧？

福祥：整整的五年了，

秀成：時間跑得真快啦。

福祥：是的，太快得可怕了！殿下恐怕沒有料到我也會在會營吧！

秀成：真沒有料到。

福祥：（愧憤）提起這件事來，真令我痛心極了！自從三年前，承殿下的高誼，在杭州把我送走以後對於清廷我早就有些厭惡了，因此，我當時本想一離開杭州，就轉道回自己那山明水秀的故鄉，去讀讀書，種種田，以了却我的殘生的，誰還願意俯首貼耳的再跟清廷去做奴隸牛馬呢。那纔得會國藩那老狗不饒我，却三令五申的把我調到他的大營中來，那時候我如舉抗命不從那老狗便會說我降賊有證！我沒有辦法，也就只好來，誰知一來，就無法走脫，今兒在這樣的地方來見着殿下，我的心中真是又羞慚又悲憤啊！

秀成：（感嘆）咳，滿清漢臣之中，能够像林先生這樣清楚明白的人，真可惜太少了

「不過林先生也用不着說什麼羞慚不羞慚，誰都知道：誠惶誠恐的滿潔韃子做忠實奴才的，不是怨，卑鄙無恥的去勾結洋人假借外力，來屠殺自己的兄弟姊妹的，更不是怨，怨爲什麼要慚愧呢！現在曾國藩李鴻章之流，自己覺得他們是勝利了，我想林先生總還記得我三年前在杭州時候的臨別贈言吧？我說：如果我們太平天國真被他們勾引來的外力摧毀了，中國也就會跟着完了！現在我的話可以說不幸而言中，清廷不是已經成了外人的孝子順孫，別人要什麼就給什麼了麼！這該是誰的罪惡呢？——誰？究竟是誰？」

福祥：當然是那批無恥的漢奸啊！

秀成：（激憤）對！沒有洪承疇吳三桂那批無恥的漢奸，明朝是不會亡掉的！沒有曾國藩李鴻章胡林翼左宗棠這批忠順頑固的奴才，我們太平天國又怎麼會被滿妖消滅得了呢！我真痛憤！真傷心！我常常這樣的發問：爲什麼我們民族中偏偏會產生出這麼多無恥的漢奸奴才！

福祥：可是我覺得最令人傷心痛憤的，却是他們自己做了漢奸奴才還嫌不夠，還想派人來勸說殿下也跟着他們去做漢奸奴才呢！

秀成：這批東西真可惡透了！他們想派誰來勸我？

福祥：他們派的却是我啦！

秀成：派的是你？

福祥：是的，他們派的是我，可是他們却派錯了！你想：這十幾天來我運來看看殿下的勇氣都沒有，我那兒還敢來勸說殿下啦！

秀成：他們索性把我殺了，不是更可以去對他們的主子討封賞麼！

福祥：那批老奸巨滑的東西，恐怕一時還不願意那麼做的，他們還希望殿下去替他們招撫長江南北兩岸的數十萬天兵，去替他們勸說金陵城破後，直到今天還不願意投降的那一萬多俘虜呢！我看，他們真在做夢啊！

秀成：（痛憤）做夢！那批無恥的奴才，真在做夢！我真恨不得一個個把他們抓來宰

了！

（遠處人聲鼎沸，營中起了一陣驚亂）

（從右上方的窗口望去，在黑暗的半空中，突然騰起了一片煙火，把天空都照紅了。）

（秀成福祥在驚異中齊向外探視。）

（一清兵走入）

清兵：（對林福祥）稟大人，中堂大人有請！

福祥：外邊發生了什麼事嗎？

清兵：回稟大人：聽說關在這兒附近的那一萬多俘虜，正在自己放起火來燒死自

己！

秀成：（大驚）哦！

福祥：（驚憤）怎麼還不趕快派人去打救呢？

清兵：回稟大人，那些俘虜，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像發瘋了樣的，一羣一羣的，手

牽着手，拚命從大火裏跳，怎麼打救得了啦！

（窗外煙火愈大，隱然可以聽到歌聲）

福祥：（驚嘆）啊，天啦！……（轉對秀成）殿下！我不能在這兒多奉陪你了！

（福祥與清兵匆匆走出），

（看守秀成的兩個清兵走了進來）

（秀成仰視窗外天空，憤然無語）

（窗外火光愈大，悲壯的歌聲，一陣陣的傳了進來：）

兄弟姊妹們！

快快迎着熊熊的烈焰，

縱身躍火入光中。

我們不願像奴隸牛馬般的苟且偷生

煙火

五



誓死也不願向滿妖投誠屈膝，

寧將我們的血肉焚成青煙

骨骼化作灰燼！

回首十五年前，

金田邨義旗高舉，

我們太平軍，

結合了萬千豪傑。

爲了要報復山般高的深仇，

誓雪海般深的隱恨，

弟兄們都願誓死去驅除韃虜，

同心去解救民間的苦厄。

奮天威，決死戰。

我們的旌旗插遍了六百餘座名城。

中國的錦繡河山，也曾被我們光復了東南半壁！

誰料漢奸助虐，媚洋兵，借外力。

打破了我們的天京，慘殺了我們十餘萬兄弟姊妹！

我們雖也戰敗被俘，

然而我們却不悲哀，不流淚，

我們只含着滿腔的憤火，

想用我們慘烈的犧牲，

喚醒那還在沉迷中的兄弟姊妹！

（歌聲漸低，火光愈大）

秀成：（極大的感動，悲憤的自語）啊兄弟姊妹們！您的慘烈的死真太使我感動了

啊！您們爲中國民族建立了正氣，爲太平天國爭得了光榮，鋼鐵般的堅硬比不

上您們的意志，美玉般的榮潔比不上您們的情操，您們犧牲了，很慘烈的犧牲了，然而您們的靈魂是高潔無比的，您們的精神是會永遠不朽的，讓那些無恥的漢奸在您的靈魂面前發抖吧！讓那些昏迷不醒的兄弟姊妹們，在您的這種慘烈的犧牲精神的感化下很快的振奮起來吧！啊，弟兄姊妹們！您們請先行一步，恐怕我也快會跟着您們的身後走來了啊！

（蕭孚泗林福祥帶着幾個佩劍的清兵走了進來，孚泗的態度很獐獍，福祥却彷彿有什麼慘痛的事，很快就要在我面前發生了似的，驚驚惶惶的連脚步都有些站立不穩）

（孚泗身旁，立着一個清兵，手中捧一個大銅盤，盤上鋪着一大方紅緞，上放三個銀杯，下蓋一把寶劍。）

（室中的空氣，頓時靈得很嚴肅很陰慘）

孚泗：（嚴肅）李秀成！鄙人奉了曾中堂的命令，是更特地來跟您餞別的！

秀成：（心裡早已經明白，但他却一點也不震驚，只冷冷然的笑了一笑）哼，錢別好！我知道，我深深的知道曾國藩不跟我玩這套把戲，大概他還覺得不夠顯出他那陰賊險狠的手段的！

孚泗（對着銅盤）那就請您先把這三杯酒飲了牠吧！

秀成：（激昂慷慨）酒麼？謝謝！酒我是不飲的，可是我却要借用借用你們這三杯好酒——（走過去，把第一杯酒舉了起來，昂首望空，很神經而又很痛憤的將酒奠洒在地）啊，天王！東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您們的英靈，請來饗用我的第一杯敬酒吧！回想我們在金田起義的時候，您們用無比的熱情，用超絕的智慧，教導我們去殺滅滿妖，鼓勵我們去驅逐韃虜，要我們齊心協力的去光復我們漢族的江山，要我們窮苦的老百姓自己起來打救自己，我們數十萬弟兄姊妹們在您的統率下像狂風暴雨似的，圍了長沙，佔了武漢，下了安慶，取了金陵，痛快淋漓的為我們民族雪洗了二百餘年來的深仇大恨，堂堂皇皇的為

我們光復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您們現在雖然先後後的都昇天了，然而您們那光輝的勞績，雄偉的功勳，將會永遠的深印在我們民族中每一個人的心中的。

（奠酒第二杯酒在地）十五年來，在我們一切大大小小的戰鬥中，英勇犧牲了的一百萬以上的弟兄姊妹們——請你們的英靈，來饗用我的第二杯敬酒吧！從金田起義以來，您們懷着滿腔的憤火，冒着風霜，受着熱暑，挨着饑餓，在湘粵川陝，在黃河南北，在長江上下游，您們都很英勇的在槍林彈雨中拚死同妖兵們血戰肉搏，您們的頭顱破碎了，胸腹洞穿了，手足拆斷了，您們的熱血，像長江大河似的流洒遍了十六省的城垣曠野，您們是成千成萬的很悲壯的死了，現在您們的屍骨雖然已經化成了泥沙野草，可是您們那種壯烈的犧牲精神却永遠不會死掉的——（奔到窗口，昂首望着窗外的紅光，奠酒第三杯酒在地）您們葬身到火光中去的各位兄弟姊妹們——請您們的英靈來饗用我的第三杯杯酒吧！我實在找不出美好的言語來讚揚您們的聖潔了！你們快快的迎着火光很誇耀的

死去吧！請快伸張，把這熱情奔放的手來，我馬上就隨着您們來了！

（秀成奔至清兵前，掀開盤中紅緞，一手拖起寶劍，面向室外甬道，挺身就

（室中清兵大驚，連忙拔劍出鞘，走去護衛着蕭孚泗）

（福祥渾身發抖，含着熱淚，急快過去攔着秀成）

福祥：（顫聲地）殿下！您還有什麼遺言嗎？

秀成：遺言？啊，林先生！（劍指孚泗）您想我的遺言是對他們這批漢奸說的嗎？

（轉對福祥）您別要難過，林先生！快瞧吧，窗外天空中的烈火燒得更紅了，

難道我李秀成死了，我們中國民族也會跟着完了麼！不的！林先生！您待着

瞧吧，我們中國民族中的最優秀份子一定很快就會跟着我們來的！好！林先生

！我去了！

（秀成昂然向室外甬道走去，兩個清兵在他的身側押送着他）

（室中是死一般的靜寂，全室中人都凝視着降森幽暗的甬道上，秀成走動着的

身影)

(秀成的身影漸漸的在幽暗中消逝了，過了一會，忽然聽到一陣驚亂的聲音，緊接着有一個清兵匆匆的走上)

清兵 稟大人：李逆秀成已經自刎死了！

孚泗：(嚴厲地)好！中堂大人有令：要你們快去把李逆秀成的頭割下來，立刻裝送前方，去傳首示衆！(轉對福祥)福翁！中堂大人的面諭：要您立刻起草一個奏摺，去急稟我們皇太后和皇上，說僞忠酋李逆秀成已於七月初六日晨時，在金陵城中凌遲處死！

福祥：(胸中的悲痛實在無法忍受了，他不禁放聲痛哭)忠王！……(隨即昏倒在地)

——幕落。全劇終。

九三七年八月二日——故都淪陷後的第三日·脫稿。